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

人類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在睡眠，不論是在日間假寐或夜間就寢，往往伴隨有夢。不論痴愚賢智古往今來誰人無夢？莊子在《齊物》、《大宗師》、《刻意》諸篇中藉夢說理、托夢譬喻，真人、聖人並非不會作夢，乃是聖人有覺，懂得在人生大夢中超越出來。誠然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即便是盲人亦有夢。

夢除了是人在意識隱微時的思考運作外，中國人也特別喜歡造和夢有關的詞，諸如：夢想、夢幻、追夢、美夢成真，詩詞當中亦經常夢字，而小說戲劇當中亦常有夢的情節。中國人對夢可謂特別鍾愛。在上古殷商時期即有占夢的習慣，殷高宗因上天夢示將有位大臣輔佐他，後來在傅岩找到奴隸傳說，和夢中所見大臣的形象非常相似，故破格錄用他<sup>1</sup>。殷周時代國家大事都需占卜而後定。而至周代已有專職占夢官及占夢制度的形成<sup>2</sup>。可見人類對於夢境呈現的意義很早就顯得十分有興致。

中國夢文學早在先秦時期即已存在，詩經、楚辭可以說是夢文學的源頭。例：

《詩經·國風·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轉轉反側。

此首敘述男子對所思念的女子思慕之深，至夢中猶心心念念，最後導致憂思深長，輾轉難成眠。

---

<sup>1</sup>事見《尚書·說命》上。

<sup>2</sup>據《周禮·春官》太卜二人為周王占卜事物之總管，底下有屬官三十二人，胥徒四十四人。

《詩經·小雅·斯干》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此詩將夢（夢熊羆或虺蛇）與夢兆（生男之兆或生女之兆）寫入，可謂取材廣泛，不拘一格，亦可見當時占夢的普遍情況。

在原始人的思維裡，他們相信夢中感知的東西：夢見被毒蛇咬，醒後就必須施以蛇咬的治療，在祈禱、祭祀、齋戒後所做的夢，他們即視為神示、神啟。沙勞越的馬來人如果夢中得知自己與某種動物為親族關係，他們就對此關係深信不疑。我們相信知覺，而原始人在乎與神靈、靈魂的交往，與那些決定他的命運--不可見不可視的神秘力量的交往。而夢，這種知覺形式，是物質與可觸因素的作用在最小限度的情況，與看不見的神靈和力量的交往<sup>3</sup>。現代人企圖對夢的解析亦不遑多讓，精神分析學者從專業醫學角度去分析人的夢境，自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發表後，他的多位弟子對夢亦有新的論證，時至今日，醫界出身的王溢嘉先生，亦有不少有關夢境的專著。民間道教信仰中亦有為人解夢的服務。有關夢的神秘，王溢嘉先生說：夢是自己寫給自己的「心信」，是我們「心靈的魔幻寫實的作品」<sup>4</sup>，亦云：夢是寫給自己看的文學，而文學則是作給大家看的夢<sup>5</sup>，所以基於瞭解自己，也企圖去了解人類心靈，故設定夢在小說中的作用與意義的構想。

唐傳奇為我國有意為小說的開創時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曾說：

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俗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

可見小說寫作乃蓄意為之，是一種自由創作的態度。小說一詞最早出現於莊子、荀子二書，當時之意乃為小道、小技之意。至漢朝始指文字寫就之篇章，而漢書藝文志將小說家置之九流十家之末，可見其不受重視的

---

<sup>3</sup>路先·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2. 初版一刷，頁 56-57。

<sup>4</sup>王溢嘉，《夜間風景》，台北縣，野鵝出版社，1996.3 初版六刷，自序頁 4。

<sup>5</sup>王溢嘉，生命之樹，幻想之花，《聯合文學》第八卷第三期，1992.1，頁

程度，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而其體製，依據漢桓譚新論所言，為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所以漢人小說即是以殘叢小語的體制，記野史、軼事。至六朝才出現志人、志怪等筆記小說。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十六）云：

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異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雖然是作異好奇，創作小說時難免受背景因素的影響。諸如親身的經歷、見聞、個人的思想背景等，也和當時的文化諸如宗教觀、道德觀、價值觀相牽連。藉由自由創作開端的唐傳奇的解讀與探討，企圖了解在遙遠時空背景下，人們的性格與生命情調。

本論文研究以唐傳奇為範圍，大致上以王國良《唐代小說序錄》<sup>6</sup>、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sup>7</sup>、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sup>8</sup>、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sup>9</sup>、束忱、張宏生注譯《唐代傳奇選》<sup>10</sup>，以及《太平廣記》<sup>11</sup>中唐人小說的部分。

## 第二節 近人研究成果

近代學者研究關於夢境的著作相當多，有些學者以研究夢象、夢境為目標，探討分析夢境與現實間微妙的對應，有的專著則實用的以解夢為目的，亦有學者致力於建構整個夢文學史、文化史的工作。茲分述如下：

### 一、專書方面

---

<sup>6</sup> 王國良《唐代小說序錄》，台北嘉新研究論文，1979。

<sup>7</sup>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下》，天津南開大學，1993。

<sup>8</sup>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下》，台北，正中書局，1983.3 初版。

<sup>9</sup> 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10 再版。

<sup>10</sup> 束忱、張宏生注譯，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8.4 初版

<sup>11</sup> 李昉《太平廣記一至四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5 再版

- (一)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sup>12</sup>，書中細述占夢的起源與發展，分上下兩編。上編對中國占夢迷信作詳細根源性的介紹，諸如占夢術的邏輯分析、占夢流傳演變、占夢迷信的社會影響等。下編進而分析夢的本質及特徵、夢的精神心理原因及機制、進而企圖建立中國的新夢說。
- (二) 王溢嘉：《夜間風景—夢》<sup>13</sup>，一位對精神分析極有研究的文化事業工作者，基於對醫學的專業加上細心觀察，認為夢是寫給自己的心信，認為先瞭解自己的「編導能力」，自然能「讀夢」，然後能瞭解自己。他採用精神分析的唯心夢觀，提出潛意識及夢運作的諸般理論，以追索導演夢境的「驅動程式」--人的夢思。瞭解了人的自編、自導、自演、自看的一系列過程，去正視自我人生的樣貌。
- (三) 林辰、徐行：《中國夢幻系列小說》<sup>14</sup>，本書專門評介夢幻小說，也就是由夢境敷演一個人的一生經歷的小說。自南朝劉義慶的《幽明錄》中 焦湖廟祝 到唐傳奇 枕中記 ，至晚清夢幻小說— 希夷夢 、 痴人夢 ，歷敘各代夢幻小說，不僅開拓小說史的領域，文字深入淺出，通俗與學術兼顧。
- (四) 溫天、黎瑞剛：《夢、象、易：智慧之門》<sup>15</sup>，以為人類對夢境訴諸形象的描述，是一種以夢喻夢的形式，所以需要進一步揭示中國夢境的諸多文字面貌，並探討其意象和原型。

---

<sup>12</sup> 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8月初版，1991年3月2刷，新華書店經銷。

<sup>13</sup> 王溢嘉：《夜間風景—夢》，台北縣，野鵝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

<sup>14</sup> 林辰、徐行：《中國夢幻系列小說》，遼寧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月初版。

<sup>15</sup> 溫天、黎瑞剛：《夢、象、易：智慧之門》，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3年10月初版。

- (五) 劉文英：《星占與夢占》<sup>16</sup>，分述星占夢占的歷史淵源、思想特徵與複雜內容，進而研究其內在秘密與文化歷史影響。
- (六) 姚偉鈞：《神秘的占夢》<sup>17</sup>，認為從夢境文化的發展來看，占夢都是最早有意義的文化現象，占夢的例子實質上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傾向。中國先民的占夢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作用下，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民俗以及先民的心理結構。
- (七) 吳康：《中國古代夢幻》<sup>18</sup>，書中全面蒐集中國典籍中的夢幻故事，由夢境的分類入手，兼及夢幻形式的演變，夾敘夾論，企圖為中國有史以來的夢，作一系統的分類，並預見夢徵背後可能的原型意像與人生慾望。因為中國特有的夢幻理論尚屬開創階段，故參照西方及古印度夢文化背景及夢幻傳說。
- (八) 洪啟嵩：《夢中修鍊—最好的命運改造之書》<sup>19</sup>，書中除了介紹一些解夢觀點，對於知夢，進而改變宿命觀點、改變命運、掌握生命的智慧，亦多所敘及。可以說是一部以解夢為始，以修鍊昇華為終的改造命運之書。其期待夢中作主、夢中知夢的觀點是很遠大的。

以上專著與本論文探討主題：唐代傳奇，範圍儘管不相同，但其思維模式、分類功夫，均有其獨到之處。有自現代心理學的角度或傳統占夢習俗的視角、亦有神話原型理論的關照。其目的有的以夢解夢，企圖解讀中國人共同的大夢，亦有洞察心理禳災祈福的實用意義，也有夢中修鍊，藉夢去實施「心靈改革」，均提供筆者夢論研究的養分。

---

<sup>16</sup> 劉文英：《星占與夢占》，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

<sup>17</sup> 姚偉鈞：《神秘的占夢》，台北市，書泉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

<sup>18</sup> 吳康：《中國古代夢幻》，台北市，萬象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1月初版

<sup>19</sup> 洪啟嵩：《夢中修鍊—最好的命運改造之書》，台北市，全佛出版社，1996年1月初版

## 二、學位論文

著重於夢境的論文有以下數篇，概略分述之

- (一) 朱文艾：《唐人小說中的夢》，民國 71 學年度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著眼於夢境與現實間微妙的應對關係，進而探討唐人記夢的實情，深入鑽研夢與整個文化傳統與當時社會的關係。
- (二) 黃銘亮：《先秦兩漢間夢的類型與意義——中國古代夢的迷思》，民國 81 學年度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以中國古代的夢為一種--迷思，從中瞭解與夢有關的種種文化現象，並古人的思維方式。分別就下列各方面去研究夢的意義：心理、生理、具體化的占夢制度、解夢行為、以及由夢所引發的種種人生觀。
- (三) 許曼婷：《太平廣記中的夢兆研究》，民國 83 年學年度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此論文以民俗學的角度出發，以太平廣記為範圍，將其中夢兆故事所隱含的文化現象和存在的問題，作一探討。諸如：夢境所呈現的時人的定命觀、再生信仰、冥府觀念、鬼神信仰作一系統性論述。此論文以太平廣記為研究範圍，因太平廣記為蒐羅先秦到宋初，數百家野史、小說的巨著，世有「小說家之淵海」美稱，橫跨朝代之廣可謂千年，所做結論較不能使人理解其目的何在。
- (四) 王佩琴：《紅樓夢夢幻世界解析》，民國 84 學年度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此論文針對紅樓夢神話的思維序列及謫仙敘述模式深入探討，得出結論：神話描寫是一種潛伏在紅樓夢中的隱性邏輯，也是脫出才子佳人故事窠臼的方法。
- (五) 黃文成：《六朝志怪小說夢象之研究》，民國 88 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此論文企圖參

與建構中國夢文學史的完成，以承繼傅正谷<sup>20</sup>等學者研究之腳步。運用文化符號學的理论，論述六朝志怪小說夢象之源流，進而透視六朝當代文化思潮的面貌。志向遠大、內容旁徵博引，其成果是豐碩的。

### 三、單篇論文

- (一) 鄭師志明： 唐代傳奇中的夢 <sup>21</sup>，本研究引述與夢有關的案例，探討其主題意識與生命型態。自宗教觀點、哲學觀點以及心理觀點三方面，說明唐傳奇的意義。夢不單只是虛幻的寄託，在「有意為」的創作的背後，實隱含時代文化的心靈、人生與宇宙的關係、安身立命的處世智慧。此研究發現了唐傳奇多方面的風貌，啟迪筆者甚大。
- (二) 熊道麟： 左傳城濮之戰前兩個夢的解析 、 左傳中與晉景公有關的三個夢解析 、 從左傳中的桑田巫看春秋時期的專業解夢人 、 結草報恩--左傳中一則報恩夢的文化省思 <sup>22</sup>、 倩女離魂與元雜劇的夢 <sup>23</sup>。雖然此篇研究範圍集中於左傳、元雜劇，然對於夢的解析足供借鏡。

### 四、中西夢學理論

---

<sup>20</sup> 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sup>21</sup> 鄭師志明： 唐代傳奇中的夢 ， 鵝湖月刊第 16 卷第 10 期總號 190，1991年4月，頁 2-11。

<sup>22</sup> 以上諸篇見：熊道麟： 左傳城濮之戰前兩個夢的解析 ， 興大中文學報第七期，1994年1月，頁 231-246。 左傳中與晉景公有關的三個夢解析 ， 興大中文學報第八期 1995年1月，頁 269-284。 從左傳中的桑田巫看春秋時期的專業解夢人 ， 興大中文學報第九期 1996年1月，頁 329-340、 結草報恩--左傳中一則報恩夢的文化省思 第十二期 1999年6月，頁 117-128。

<sup>23</sup> 熊道麟： 倩女離魂與元雜劇的夢 嶺東學報第十二期，2001年4月，頁 343-359。

(一) 西方的夢學理論：

西方夢分析的歷史於三千年前即開始，是非心裡學的夢分析。夢被認為具有預見作用，是神示、神啟，相信夢中發生的是一種真實的事，比如夢中與他人的妻子發生性關係，則犯了通姦罪。夢分析的歷史於佛洛姆的《夢的精神分析》一書，已有系統性介紹<sup>24</sup>，在此不多作說明。茲列舉近代西方夢學理論四家：

1.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說—夢是願望的達成：他以為夢是一種清醒狀態的延續，比如：睡前我們略顯口渴，因貪睡而未起身飲水時，夢中極可能出現喝很多水的夢境。他並認為夢是嬰兒時期性慾望的滿足；夢的象徵意義很多都和性有關；諸多潛意識、被壓抑的情緒，在夢中化了妝似的呈現出來，夢思也許光怪陸離不合邏輯，他用分析的研究方法逐一去解析，他說：「一方面靠夢的聯想，一方面靠釋夢者對『象徵』的認識」，一般人對這種自由聯想與象徵，雖然感到十分吃力，而儘管他的說法也並不完全為大家接受，但卻是以科學方法分析夢境的第一人，他的《夢的解析》一書，在一九五六年美國唐斯博士列為改變歷史的書之一，與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及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同列為人類三大思想革命的書，不難看出試著解開人類心靈奧秘的企圖。除了夢與它的象徵所代表的含意，佛氏亦探究他們的形成過程、作用，揭開潛意識的奧妙。
2. 榮格(Gustav Carl Jung)之說：他是佛洛伊德的弟子，他完全贊成佛洛依德的見解—夢思當中的確有潛意識的進行，但在夢的理解上則與佛洛依德意見相左。他修正並擴大佛洛伊德--「夢呈現原慾」的觀念，並加深擴大夢所包含的意義，他認為夢是理性與智慧的表現，不只是非理性慾望的表現，並用個體潛意識與集體潛意識來研究夢的含

---

<sup>24</sup> 佛洛姆：《夢的精神分析》，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86年2月再版，頁105-140。

義。他用聯想 (association) 與象徵擴展 (symbol amplification) 來解夢。首先由病人敘述自己的夢，並使他們自己聯想夢中的可能象徵與形象。他不採用流行的解夢方法，因為每個人個性的不同，所以只有夢者自己才能解夢思。從夢者那裡收集夢及其內容的聯想，而不由自己成見來斷夢，這是榮格獨特的貢獻。至於象徵擴展，則是獲得夢者的聯想，並其可能的含意與目的做出初步解釋後，榮格便從相近的原型尋求對夢更高層次的瞭解。他覺得大多數的夢是有心理補償作用的，但並非全部，有的夢具有前瞻性，就是夢能預期到心理指向與將來可能的發展。

3. 阿德勒(Alfred Adler)之說：他創立了自卑情結，他以為所有的人都有自卑感，而人類的進展就是克服自卑感的過程。當然自卑感作祟可能使人誤入歧途，也可能使人奮發向上，如何轉自卑為優越，進而獲得人生的成功有極精闢之見。他以為夢的目的是要替朝向優越感的目標鋪路，夢是訓練的形式，以使人找到他的目標—成為被關心、統御別人、或是逃避。夢境像是一種補償，並由此儲備日間生活的能力，所以「夢是生活的預演」；夢像是夢者尋找由問題到獲得目標的橋樑。

4. 佛洛姆(Erich Fromm)之說：睡眠的狀態，由於我們與外界文化不再接觸，因而使我們最邪惡及最美好的天性表露無遺。即使作夢，夢中的表現會比清醒的表現更優秀。他進而探討希臘神話、聖經故事、童話的象徵語言，夢、童話、神話、現代小說所表現的象徵意義，看似平凡，佛洛姆卻發現人類心靈最奧妙的表現。

## (二) 中國的夢學理論：

早在先秦諸子散文即夢的論述與描寫。在此提出最早的夢論家：東漢王充及王符，及歷代夢書的觀點。

1. 最早對夢提出理論的學者是東漢王充：他對於夢迷信的批判散見於其著作《論衡》一書，雖然不是一個系統化的見解，但仍可見他在破除古來盛行的天命論、宿命論、神鬼

論等各種虛妄之說外，對於夢迷信也有一番詰難與辯駁。首先對古代夢事提出質疑，其次對夢也有一些論述。《論衡·訂鬼篇》中，指出世上沒有真正的鬼，所謂鬼不過是一種人因疾病憂懼而產生的幻想現象。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鬼出。…存想則目虛見。」

進而指出夢也是一種病懼存想的精神虛幻化現象。

「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矣。夫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可見王充之說論及夢因，亦說明夢虛幻的特點，除了破除鬼神觀亦破除夢迷信觀。究其來源，主要是古代夢理論和醫學理論的結合<sup>25</sup>。接著他從人的精神狀態去探討病與夢的關係，他說：

「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不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

由此可見王充以為夢是一種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狀態；而「不自知覺與夢」可見一般人將夢信以為真的狀況；夢中不知正在作夢的無自覺狀況：醒後方知是夢的虛幻特性。

---

<sup>25</sup> 據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5月，頁280，王充的夢理論乃《周禮》「六夢」其中的思夢與懼夢之說與《內經》的病夢說的創造性運用。

- 2.東漢王符：他所作《潛夫論》不是論夢之作，但其中的《夢列篇》卻是歷史上第一篇論夢的專文，他將夢分為十類，他說：「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接著檢測夢境，並有吉凶之分，以作為占夢之依據。為了判斷吉凶，他亦分析夢境，相信神靈是夢的主宰，夢是神靈提示夢者的形式。
- 3.中國古代的夢書：要瞭解古人如何占夢、對夢的看法，不能不從夢書開始，雖然占夢之書內容存在很多不科學的思想，但存在不少民俗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史料。考其內容均是先分類，再編排各種夢象占辭。而占辭結構大體由夢象之辭、釋夢之辭、占斷之辭三部分組成。而占斷之法不外直解、轉釋、象徵、類比、諧音、析字諸法。歷代夢書的考證，據劉文英《中國古代的夢書》<sup>26</sup>探討，現存殘卷或完本者共六部。留有殘卷者：魏晉時代周宣的《占夢書》、隋志著錄的《夢書》十卷、隋志著錄的《解夢書》二卷、宋志著錄的《周公解夢書》三卷、《占夢書》（存於敦煌遺書）、完本《新集周公解夢書》（存於敦煌遺書中），一共六本。另有明朝陳士元《占夢逸旨》一書，雖然內容無占夢之法，屬於一種紀夢類編，但他直接提供人們解讀夢兆的參考。且在我們考究古代占夢迷信時提供不少資料。

在科學尚未昌明的時空下，占夢對安頓人們的精神生活，有不小的影響，甚至是考察古代宗教思想的一個側面。再者，夢書亦蘊藏非常多民俗學資產，夢書的很多占辭來自於民間不成文的夢兆觀念，負載許多古代社會生活與精神文化諸多訊息。第三，夢書為心理學提供生動的資料，因為占夢家為了把夢說圓，或者占而有驗，便在不得不在夢者述夢之時，觀察夢者心理狀態，以便解個令人滿意的結果，以補償夢者疑惑的心情。

---

<sup>26</sup> 劉文英，《中國古代的夢書》，中華書局，1990年10月1刷。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 一、 研究方法

夢境描寫儘管出自於虛構或者說是有意為之，或是用理性言語去編構虛幻夢境世界，必定承載某一時空的文化現象。解讀夢境、解讀作者寫夢的心態，也等於解開某一時空底下的人性的真實自我。

本論文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 (一) 概念的分析：針對唐傳奇出現夢境的文獻進行蒐集與解讀，作一個概論性的說明。
- (二) 分析法：針對唐傳奇中的夢境逐一探討分析。文辭雅俗、文學性、社會性、實用性加以剖析探討其再現能力。
- (三) 比較分析：唐傳奇中夢與夢、夢與現實、夢與人生、夢與未來之間，企圖考掘出夢在唐傳奇的意義與顯示的風土民情。
- (四) 詮釋性分析：針對夢境的意涵從社會學與心理學的角度，探究唐人生命情調與終極關懷。

#### 二、 研究步驟

本論文題為夢在唐傳奇情節結構中的作用與意義。意義的部分於第二章闡述，作用的部分，因談及唐傳奇夢類故事的價值與生命情調，內容較多，故分列於第三、四兩章討論。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除了第一章之外，各章節研究的重點與步驟如下：

第二章為「夢在唐傳奇中的意義」。唐傳奇中的夢相異於一般人所做的夢，屬於一種刻意寫就杜撰虛構的夢，而這些夢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正是本章的目的。第一節研究幾個徹悟生命真諦意義的夢，這類的夢多半不脫唐代世人所競相追逐的功名美眷。本節除了對文本進行敘述與解讀之外，進而探討士人心中的焦慮與盼望。第二節夢為宣揚教義而存在，小說秉承著勸世的任務。唐朝佛道思想盛行，小說傳達人類殺生行為的不當、萬物皆有靈性、萬物皆有生存權力等等思想。

第三節論述夢有預示未來的意義，有些夢境可以預見即將發生的事物，或者對即將發生的事做出提示或警告。由本節的解讀可見夢占現在看來是一種迷信，但在唐人心中卻有一定的價值。唐傳奇中的夢是那麼巧妙地與後來發生的人、事相吻合，也呈現出唐人喜歡巧合與「無理而妙」的心理。第四節溝通鬼神的意義，這類唐傳奇中主人翁常在夢中與鬼神或亡魂產生交感，夢中人可以通天下地，也可以改變歷史，使讀者處處驚奇。第五節純文字的意義，這類唐傳奇，夢的情節只是點綴的作用，可有可無，其存在的意義是別具文學的價值的。

第三章「夢在唐傳奇中的價值」。第一節夢在唐傳奇中提供補償式的滿足，夢似乎是現實人生缺憾的一種補給，可以麻痺飢渴心靈，或者說是心靈的遁逃。第二節夢作為載道的工具性價值，夢成為一種偽裝，一種委婉的勸諫，雖然夢為某種宗教思想或者勸善思想服務，但透過夢境的解讀，便能瞭解唐代世人的道德觀。第三節夢預覽未來提供力量，唐傳奇中的夢經常可以預見即將發生的事，而解讀夢境變成一種必要且神秘的事。

第四章「唐傳奇夢境故事呈現的唐人生命情調」。由唐傳奇考察唐代士人的人生哲學。第一節一種命定的無力可回天的人生觀，這種以天命思想為生命情調的命定觀是一種敬畏上天的宗教情懷，而這種宗教情懷涵養出的深層意識即是順天，唐人選擇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順天，覺得天的意志往往大於人的意志，人性的自覺在天意志底下竟微不足道，透露出一種深沈的悲哀。第二節極具幻想的宗教觀，與仙人交往、亡魂托夢、因罪孽變身，呈現出知其不可能而為之的震撼效果，為一償宿願也好、為罪孽因果也罷，呈現唐人奇幻之想像力。第三節情緒混亂緊繃的社會觀，牛李黨爭之烈，兩派人馬為詆毀對方而創作傳奇。

最後一章為結論，定位唐傳奇中夢的地位以其隱含的唐人文化、哲學觀點、社會現象。

## 第二章 夢在唐傳奇情節中的意義

唐代之文人為了凸顯自身文學素質，以六朝志怪、志人小說為基礎，詩才巧思為輔，寫作出一篇篇膾炙人口的作品，元代陶宗儀為了區別藝文，遂將這些作品訂以「唐代傳奇」之名。所謂傳者，傳述也，奇者，指事情之奇幻變化，無可捉摸之意，參照現存之唐傳奇，的確具有此方面的意味。現存唐傳奇大致上都收錄於宋代李昉編纂的《太平廣記》一書中，也是本論文在引述上所仰賴之工具書。

《周禮 春官》云：

「太卜，掌三兆之法……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箴

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由上段記載，古人相當重視「夢」的存在與表徵，甚至還設立官員專門管理夢的問題，除此之外，經書者包括《左傳》、《詩經》等，無一不缺乏對於夢之記載，既然經書如此重視夢對於人類的影響，甚至以之作為吉凶的判斷，被唐代文人拿來大作文章，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唐傳奇本來就是用來呈述一件「奇」事。又漢代王符《潛夫論 夢列》云：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

這裡大致上提出了中國對夢的種類之判斷與分別，而這十種類別，不僅解釋了夢與人的關係，更提供給後代作家一個寫作想像的工具，例如心情好時，夢境中自然呈現美好影像，其占卜之結果自然會是較好的，這就是「有性」，諸如此類，不予煩述，總之，扣除「夢」的現實意義外，其虛無縹緲、幻而時奇的特色，的確可以供給唐代傳奇一個發展的途徑與題材。

本論文將唐代傳奇在夢方面的描述加以分析，粗分為五類：一為徹悟生命真諦的意義；二為宣揚宗教的意義；三為預示未來的意義；四為溝通鬼神的意義。企圖彙整出其寫作上的技巧與表達的象徵與含意。五為純粹文字的意義，部分傳奇夢的出現僅是一個小小情節，若是刪去也不會妨礙全篇意旨，姑且分為純粹文字的意義。

## 第一節 徹悟生命真諦的意義

人在現實中，由於外在環境的干擾，對於七情六慾是相當難以斷絕的，求諸人、求諸神鬼、求諸己，皆無法心滿意足之時，便徒生諸多煩惱，儘管「求人不如求己」，但求人受制於人，而且「人算不如天算」。求諸鬼神，可「神鬼莫測」！在這些複雜的情緒下，的確會造成一些心中無法達成之願望，例如：功名、美妾、子女、壽命、祈福、避禍等。王符《潛夫論 夢列》提到：「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

想記之夢。」在唐代傳奇中，沈既濟《枕中記》即為此等夢徵的代表作<sup>27</sup>，《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將此文篇名更為《呂翁》，小說敘述失意的盧生偶遇道士呂翁，科場的失意使他不得不躬耕畝，不禁嘆息連連，呂翁遂助其於睡夢中歷盡繁華，使之徹悟人生。故事末尾：

盧生欠身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耶？」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這篇千餘字的故事中，作者利用夢的原理來建構故事，本身就是相當合理的手段，盧生作了一個天下讀書人心中共同的夢，先是娶得美妻，獲得錢財，緊接著考取功名，當上大官，然後位居權貴，子孫成群，最後以八十高齡而卒，這些際遇都是一個窮書生心中的美夢，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中的滿足通常是現實生活中貧缺的一環，也正是夢醒傷情的誘因。這與佛洛伊德的理論相吻合，夢是願望的達成，只不過盧生的夢與童年性慾望有無關連則無法判斷。佛洛伊德的研究僅限於人在睡覺時自然而然發生的夢，與唐傳奇中有意為之的創作之夢在本質上已有不同，並且一般夢境經常是原本兜不在一起的人、事、地、物的排列組合，不是傳奇的夢那樣順理成章，文成字順的。

類似盧生夢中經歷一生的故事，也見於另外一篇唐代傳奇，即李公佐的《南柯記》，本篇見於《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篇名署為《淳于棼》，內容大意是：家境富裕的淳于棼，父親是戍邊大將。自父親打仗失蹤後，日日呼朋買醉，打架滋事，官運不順。一日昏醉，夢見槐安國王派使者招之為駙馬，因妻而貴的他，官運扶搖直上，且聯絡上父親及朋友。後恃寵而驕的淳于棼樹大招風、功高震主，加以妻子病逝，而被遣送回國，醒後仍是一身酒氣，家中一切如故，方知是作了一場夢。

這篇文章除了人物不同以及發展上的小差異外，結構大致相同，盧生與淳于棼都是落魄的人。

---

<sup>27</sup> 《枕中記》流傳至宋代分別見於《文苑英華》卷八三三寓言類、《太平廣記》八二異人類。《文苑英華》未言其所出，《太平廣記》於篇末則記出自陳翰所編之《異聞集》而此書已佚。兩者頗有異同，內容思想則無二致。

依《太平廣記》卷八十二《呂翁》<sup>28</sup>

...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袋弊褻，乃嘆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因如是乎？

另《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sup>29</sup>

東平淳于棼，吳楚遊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稗將，因嗜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

自然而然地，他們心目中最想要的還是良田、美妻、高官、厚祿以及功名等等。淳于棼是一個追求富貴名利與縱情享樂之人，而盧生亦言：

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亦茂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

所以他們的夢可說是日思夜想而來，亦即潛意識中的期待滿足。盧生感慨自己習遍六藝，過了壯年仍然奔波於田畝之間。睡著後夢見自己屢立功績，也娶了美人，五子登科，幾經波折也幾經平反，醒後驚悟寵辱之數、得失之理、死生之情。而淳于棼的槐安國一遊，受選為駙馬、育五子二女、治理南柯郡，原本一路順遂，因公主亡故，受槐安國人懷疑而夢覺，方知乃南柯一夢。盧生、淳于二人，心路歷程皆為：面對挫折、徒生期待-夢中得償宿願-夢醒而悟，不再執迷。類似這樣的夢，基本上都是屬於順遂心願的意義，也就是在夢境中完成一生極想達到，而徒勞無功一直未能企及的理想。達到不可能達到之事，而這類的夢境也通常會帶給讀者一個反思的空間，就是「人生如夢」，然後讀者與主人翁因此徹悟生命的價值，不再我執。

另外，《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岑順》一則亦有類似情節<sup>30</sup>。

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又喧爭者...欽味芳聲，愿執旌鉞。」

而金象將軍遂與岑順並肩作戰。結果是：

---

<sup>28</sup> 出《異聞集》

<sup>29</sup> 出《異聞錄》

<sup>30</sup> 出《玄怪錄》

宴饌珍宴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于其中，所欲皆備焉。

岑順自從與金象將軍並肩作戰之後，遂與家人親戚疏遠，家人異之，以酒灌醉並一再追問，方吐內情。岑順雖然文學武略兼備，然不得志，住於祖父留下的小宅子中，因夢得識金象將軍，命其統領大軍，為之征戰也是屢建奇功，二人因此晉官加爵。但一切乃因岑順受鬼所惑，一方面對名利嚮往，二方面現實生活中又一直無法自我實現，故不願意醒來，選擇漸與親友相隔。家人察覺神色有異，剷除地下古墓後發現：地下盔甲、兵器、作戰之具備至。岑順才慢慢回神。此故事雖有鬼魅作祟情節，然以夢境達成心中期盼的意義未曾稍減，反有增強之意味。<sup>31</sup>

另《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櫻桃青衣》<sup>32</sup>一則亦可參看。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頻年不第，...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眾。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

遂與青衣至遠房姑母處，亦享盡富貴榮華，並娶妻生七男三女。一日又到當年入夢的佛壇，於是回歸現實，驚覺一切乃幻夢一場。

...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無。回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并飢，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嘆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而今而后，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矣。

以文學技巧來說，文人有意識地從事這樣的寫作，運用夢境的運作來闡發自身理念，相對於讀者立場而言是蠻成功的，因為他們運用夢的虛無等等特性，滿足了當時不得志的人們心中的安慰，再透過夢境的幻滅，也就是當事人醒後仍是孑然一身的描述，使讀者瞭解人生是短暫的，一般人夢寐以求的榮華富貴都是空的，以排遣自己內心最為期盼卻又難以達成的

<sup>31</sup> 文中，「順顏色憔悴，而家人莫究其由，已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可判岑順原知被異物所纏，一方面體能無力抗拒、二方面心理無力抗拒。

<sup>32</sup> 出《河東記》

失望。

綜合以上所言，我們可以發現諸如這類的唐代傳奇故事有下列幾項特徵：

- 一、 作者運用夢對於升官發財的情節做出戲劇性的鋪陳，人的一生活有高潮有低潮，而枕中記中夢裡的盧生，有時官運順遂，有時因政敵讒言而被貶，一如現實的人生；南柯太守因作戰失敗幾乎丟官，幸好國王念在多年功績並未追究，此段頗符合一般人的期望，亦造成讀者心中一個高潮。
- 二、 夢的情節，幾乎佔據全篇，而夢中經歷不僅合理而且吻合一般人心理及期待。故知夢是作者刻意為之的設計，沒有夢的情節亦沒有這幾篇傳奇，編織一個夢是作者寫作的核心。
- 三、 故事的最後，即夢醒時亦是覺悟之時，一切景致依舊。枕中記是黃粱仍未熟；而南柯太守猶然於家中中午酒醉醒來，僕人一如睡前打掃如故；而櫻桃青衣的盧子則驚覺：人驢并飢，小豎詢問何以久不出焉。而岑順則恢復充沛的精神。在夢醒覺悟的同時於讀者心中造成一種落差的震撼，而不是寄望：原來夢有如在雲端，雖高而不實際，摔下來也極痛，而醒是腳踏實地的紮實，雖然摔落於現實，卻領悟真正腳踏實地、安身立命的平實可貴。
- 四、 夢中時間明顯快過現實時間。只是《呂翁》、《櫻桃青衣》文後說理意味濃厚，而《南柯太守》、《岑順》則一切盡在不言中，寓意讀者自行體會，反而增加餘韻無窮之感。
- 五、 《呂翁》的作者沈既濟，一生的官歷終不過一「青衫外郎」；《淳于棼》的作者李公佐，自唐代宗元和初迄會昌初三十餘年，始終為一「侍御」名銜，其仕途之不順也可想而知，《岑順》的作者牛僧孺，則與李黨黨爭不斷，而《櫻桃青衣》作者陳翰<sup>33</sup>，一生有二十年擔任員外郎。這些作者寫下這些夢境的

---

<sup>33</sup> 就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一書考證，《櫻桃青衣》疑出自《異聞集》，唐陳翰撰，而其人事跡不明，曾任庫部員外郎、屯田員外郎，約有二十年擔當員外郎。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1998年2刷，頁875。

故事，無形中也代表著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生，在層層希望的落空下，不啻是自我解嘲的表現--也許得不到的表示那不值得我得到，或者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呈現心裡學所謂一種酸葡萄心理。

- 六、 這些傳奇中，作者並沒有提及到因為夢而有所轉機，換句話說，這些夢的形成與結束，顯示作者屈服於命運安排的觀念相當嚴重，也流於宿命論的漩渦之中。《淳于棼》自夢醒後三年果然與父親朋友相會，因為他死了，這顯示出宿命論又刻意顯出其奇幻。《呂翁》、《櫻桃青衣》文末強調凡事莫強求，宿命之觀點油然而生。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八十二	呂翁	異聞集	一、夢中經歷平生想望之繁華，最終體會繁華過後的滄桑。 二、醒後發覺一切如舊，發覺人生無須強求。	盧生感慨自己習遍六藝過了壯年卻依然奔波田畝間，經由呂翁之枕，方悟得喪之理與死生之情。
卷八十三	張佐	玄怪錄	占夢人告知前世住在兜玄國，因思念家鄉才落入凡塵重新投胎為人。	巧妙設計兜玄國，體會道家小大之相對意義。 體會長壽之道不假強求。
卷二百八十一	櫻桃青衣	河東記	書生盧子，聽僧開講，後來夢見青衣女子，並領見其姑母，姑母為之娶妻，不久	釋與八十二卷呂翁情節相近，體會人生彷彿夢一場，不如尋仙訪道去。

			升官、生子享盡人生富貴榮華。一日行經精舍，突然醒悟。	去。
卷二百八十二	沈亞之	異聞集	沈亞之夢為秦穆公征戰並娶弄玉公主，名利雙收，然因公主病故，被迫離境，驚醒之後發覺一切如常什麼也沒發生過。	體會追求名利終究會是一場空。
卷三百六十九	岑順	玄怪錄	岑順文武兼備，卻不得志，搬入祖父之宅夢中成為將軍，屢獲賞賜，因不願醒來形容漸為枯槁，後家人發現乃被鬼所惑。	因戀慕榮華，導致身體虧損，亦在所不惜。
卷四百七十五	淳于棼	異聞錄	因酗酒而被撤官的淳于棼醉夢而入槐安國，歷經富貴一生，因妻死被趕回人間，方知南柯一夢。	貴及祿位，權傾國都，以聚何殊。 南柯一夢為偶然，莫為名利在人世間驕傲炫耀。

表一：節錄唐傳奇中，有關短時間經歷一生的故事

## 第二節 宣揚教義的意義

唐代的道、佛二教相當興盛，特別是道教，受到了唐代皇帝的信服與擁戴，所以道士的身份地位相當高；佛教雖然受過唐代政府幾次的滅教措施，但是其發展仍然越興越盛，甚至還創作出一種新的文體--「變文」。由於宗教的興盛，唐代傳奇自然也是成為宗教運用來傳教的工具，這樣的運用，老早從魏晉南北朝就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志怪小說如：《靈鬼志》、《冥祥記》、《宣驗記》等皆是以打著小說的旗幟而行宗教之實。夢的使用對於宣揚教旨有極大的助益，由於人大多是迷信的，透過夢境類型的呈現，加上幾句判夢的話語，可以讓凡夫俗子趨之若鶩、深信不疑。此類的唐代傳奇呈現的方法有二，一種是透過法術的宣揚造成讀者的嚮往，另外則是以因果報應的說法來闡釋教義。

以故事宣揚宗教意涵容易廣為流傳，比之刻板教條訓誨更具說服力，可以說故事情節的鋪陳為宗教服務，有其工具性的目的。以宣揚教義的觀點視之，收錄於《太平廣記》的唐傳奇，為宗教而設夢頗多，大部分以宣揚佛教、佛學觀點為多，亦有部分為道家、道教觀點服務。在此我們僅就夢類故事宗教意涵作剖析，無意去區分夢呈現哪一宗教為多。

粗略統計，所有夢類的唐傳奇中有二十一篇具宣揚佛教的意味，有三篇與道教有關，有一篇涉及動物崇拜的行為。以下區分為數種類型。

### 一、 僧人法力無邊，信而得救

《太平廣記》卷一百零一釋證三《邢曹進》<sup>34</sup>一則，邢曹進原為肅宗年間黃河以北的將領，於討伐叛賊的戰事時被箭射中，由於箭頭無法拔出，痛苦不已命在旦夕，然妻兒平日多作佛事，邢遂於夢中夢僧人言米湯灌注傷口可以治療。因事奇而不信，翌日果有面貌相同之僧人以相同方法為其治療，不久即神奇的痊癒。文末：

西方聖人，恩威顯灼，乃若此之明證乎。

明白顯現為佛教僧人的神奇力量加以發揚。另外，同卷《雲花禪寺》一則<sup>35</sup>，夢菩薩於夢中撫摸傷口為其療傷。同卷《許文度》<sup>36</sup>，將

---

<sup>34</sup> 出《集異記》

<sup>35</sup> 出《酉陽雜俎》

死之際獲金人相救，乃因妻子傾全部資產為其鑄金人，而虔誠禮拜祈求。卷一百一十一《張暢》<sup>37</sup>一則，張暢遭人陷害下在獄中，因平素奉觀世音，觀世音遂於王之夢中顯靈促其放人。卷九十五《淨滿》<sup>38</sup>一則，淨滿和尚被誣陷，時裴懷古力求公正審案。裴後隨公主和親突厥，幾瀕死亡，夢淨滿指示而逃出。卷一百五《豐州鋒子》<sup>39</sup>鋒子為西蕃養馬，獲首領憐憫而得歸故土，半路因腳傷不能成行，因母親誦讀金鋼經，得佛經與書線為其療裹。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一百一	邢曹進	集異記	主角皆在顛沛流離、抑鬱不得志、或身體狀況不佳下所作夢，神仙或僧人於夢中顯靈。主角醒來後，皆得救。	顯現信奉佛教可得的平安幸運，明顯可以解讀為：再三宣示普羅大眾，信佛之可貴。僧人法力無邊，信而得救。
卷一百一	許文度	宣室志		
卷一百一	云花寺觀音	酉陽雜俎		
卷一百七	王某	報應記		
卷一百七	吳可久	報應記		
卷一百二十	沈喜會	報應記		

表二：節錄唐傳奇中，仙人或僧人顯靈的故事

以上諸例，均明白顯現信奉佛教可得的平安幸運，故事情節簡單，甚至流於一種模式，明顯可以解讀為：再三宣示普羅大眾，信佛之可貴。

## 二、 熟讀佛教經典可保安康

佛經經典的誦讀可以直接宣示教義，加以經常誦念使人心神安

<sup>36</sup> 出《宣示志》

<sup>37</sup> 出《談藪》

<sup>38</sup> 出《大唐新語》

<sup>39</sup> 出《酉陽雜俎》

定。故傳奇中不少以夢境傳達多讀經典可保安康的意義。例：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報應一趙文若<sup>40</sup>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斂，忽縮一腳，遂停。既蘇云：被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一。卿算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以豬羊充飽，如何？」即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即索長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

又同卷《杜之亮》<sup>41</sup>：

隋杜之亮，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參軍。后諒于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系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并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于黃州刺史。

又《太平廣記》卷一百一十《竺法義》<sup>42</sup>一則：

竺法義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善，住在始寧保山。后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剖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眾患豁然，尋得復常業。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

又《太平廣記》卷九十九《李大安》<sup>43</sup>，大安被奴婢暗殺，本已氣絕身亡，卻能在寫完遺書之後才死，夢中得僧人施神蹟又起死回生，最後全家篤信佛教。幾篇故事提到夢裡進行的療傷行為，對於凡

---

<sup>40</sup> 出《報應記》

<sup>41</sup> 同上注

<sup>42</sup> 出《述異記》

<sup>43</sup> 出《冥報記》

夫俗子而言，無異是一種神蹟，所以文末提到：「信之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諸如此類的故事原本就出自於僧侶講經時所編製的，可是訴諸於文字上的表述，對於其宣傳的力量而言，的確增加了幾成的可信度。不過仔細一看其中一段對話，頗為不合理。

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吋，形似豬肉，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即還從戶出。

接著，戶外小神像即變化長高成為活生生的僧人，然後便勸其還家念佛修善，並神奇的救了大安。不合理的是，為何形似豬肉之物要向大安討豬肉？然後小神像所變成的活僧人替大安解釋的確不吃豬肉，似豬肉之物便離去。以上的情節如果略去，似乎不影響僧人慈悲為懷的形象。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僧人知大安不吃豬肉，故挺身相救，而這一段話是為了明示讀者，大安平日因不殺生、不吃豬肉才能獲救，亦再次強調佛法無邊，唯有不殺生者得享福澤。雖然情節安排不合理，而宣揚佛教的意味更形明顯。

諸如此類，勸化信佛誦經不可殺生的故事不勝枚舉<sup>44</sup>，均以夢境或昏迷後進入冥界受審的情節來敘述，然後或許佛僧顯靈出面勸化、或許家人死後托夢，總之故事皆以行善、不殺生、多讀佛典為主要意旨。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一百五	高涉	西陽雜俎	多以主角之夢境或昏迷後進入冥界受審的情節來敘述，	夢境傳達多讀經典可保安康的意義，勸化信佛
卷一百五	蔡州行者	報應記		
卷一百六	張咸	西陽雜俎		

<sup>44</sup>另《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出自《報應記》的《沈嘉會》、卷一百三出自《報應記》的《白仁哲》、卷一百七出自《西陽雜俎》的《王忠干》、《報應記》的《吳可久》、卷一百一十一出自《談藪》的《王玄謨》、卷一百一二《報應記》唐晏、卷一百六十八出自《西陽雜俎》的《高涉》、《報應記》的《蔡州行者》、卷一百六出自《西陽雜俎》的《孫咸》、卷三百八十二出自《廣異記》的《盧弁》等等，夢境中均有多念經多福報之觀念。

卷一百七	王忠干	酉陽雜俎	然後或許佛僧顯靈出面勸化、或許家人死後托夢。	誦經不可殺生的故事。佛僧勸化或家人死後托夢。總之行善、不殺生、多讀佛典為主要意旨。
卷一百一十	竺法義	述異記		
卷一百一十一	張暢	談藪		
卷一百一十二	唐晏	報應記		
卷一百二十	趙文若	報應記		
卷一百二十	杜之亮	報應記		
卷一百三十	白仁皙	報應記		
卷三百七十九	王掄	通幽記		
卷三百八十二	盧弁	廣異記		

表三：節錄唐傳奇中，佛僧勸化的故事

### 三、 因果報應、輪迴轉世

此一類宣揚教義的唐代傳奇還有另一種詮釋的方式，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在《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八《尼妙寂》<sup>45</sup>裏就提出了善惡終有報的觀念。大意是：女子葉氏，初嫁任華。父升與華經商遇盜，被謀財害命。葉氏於夢中見其父與夫托夢：「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多年棲身瓦棺寺伺可問者，歷多年而不可得，直到遇見李公佐，用拼字法<sup>46</sup>解為「申蘭、申春」，才得以報仇，最後皈依佛門。文末有言：

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仇，天亦不奪，遂以夢寐言之，獲悟於君子，與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為虔誠法象以報效耳。

此段話暗示：命運的悲慘，天可憐見，也會伸出援手的，故曰：

<sup>45</sup> 出自《續玄怪錄》

<sup>46</sup> 即是修辭學上「化形析字」的離合之法，所謂「離合」，就是文字形體加以離析或合併。見黃慶宣著修辭學第八章 析字，三民書局 1989.3 增訂三版，頁 160。

天亦不奪。人的吉凶禍福、天地間的災異現象，冥冥中存在著天命的禍福報應，存在著天命的規律，成為判斷善惡是非的準則。「梵宇無他，為虔誠法象以報效耳」並不代表其宣揚佛教，佛教講的是慈悲為懷，又怎會主張冤冤相報？作者吸收「梵宇」、「法象」等字眼以明示出較為崇高的哲學觀點，去關照妙寂矢報家仇，而陳冤終雪的毅力，呈現出一種天命的奧秘。而最後通過謎語、解謎，成就人間的秩序，彰顯了天理循環、善惡有報的意義。

「梵宇」一詞，在文中是借代的修辭技巧，指涉佛理。但只是一個套用的意義，是一種表象，造成令人景仰的感受。作者吸收了宗教義理之餘，轉化之後或修正或否定了宗教思想。這種利用普遍流行的宗教，順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血債血還，更顯得傳奇之奇，連宗教都可為之轉彎。

另一個因果循環的例子，《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一，薛偉<sup>47</sup>則。薛平日愛吃魚，故一日因病昏迷中恍惚成了魚，遭受被捕、刮鱗、剝殺、烹煮，最後痛而醒悟的故事。最後薛偉與一干好友皆發誓不吃魚、不殺生、全心向佛，故官運平安順遂。除了宣揚佛教思想外，別有因果報應的含意。

依張錯《魚身夢幻》<sup>48</sup>一文，薛偉變身為魚，其實是一種自我焦慮形成的力動變形，這種變形的外在形式都是某一形體在生命中某種原因的驅動下，突然躍向另一形體，經常是為人無法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時，因焦慮驅動轉化為物，轉化為物有所體悟之後，又返轉人身，薛偉一連串變化過程，包含夢與覺，但也代表死亡與重生。薛偉因病困而為熱所逼，惡熱求涼的情形下，恍惚中行至江畔，見魚遊欣喜也縱身水中，不久變化為魚。擁有人的思想的魚，終究無法免去即將被殺、烹煮的過程，體悟人欲的暴虐殺生以及物的無助、苦痛，薛偉遂夢覺回神。

而在變形的過程中，夢變成一種重要的主題，薛偉沒有恍然若夢化身為魚，也就成就不了變形，也就無法領悟殺生的罪孽。如同佛洛伊德所說夢就是一種潛意識，是意識在現實的侷限裡轉化至夢境中，解決問題或逃避問題等等各種夢思，可以說是潛意識的出口。

不同於西方變形神話，變形是一種不可逆的動作，中國的變形神

---

<sup>47</sup> 出自《續玄怪錄》

<sup>48</sup> 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9 期，1995.2 月，頁 112-126

話都是可逆，也就是可以迴轉為原來形體的，在人--物化--又變化成人的過程中，呈現一種領悟與重生<sup>49</sup>。諸如莊周夢蝶，在人身夢蝶過程中而悟：人、物之間存在物化變形的可能性，迴轉人身的他，體會人存在的問題。紅樓夢中青埂峰上之頑石、絳珠仙草，變化為人身，至人間體悟喜怒哀樂、萬般情慾，最後超脫的過程，則是物化為人，經過一番體悟後，雖未必返回原形，但終究已非原來的自己。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一百二十八	尼妙寂	續幽怪錄	葉氏於夢中見其父與夫托夢，藉由的離合之法，指出兇手。	命運悲慘天可憐見，亦會伸出援手。吉凶禍福、天地間的災異現象，冥冥中存在著天命的禍福報應與規律，成為判斷善惡是非的準則。
卷四百七十一	薛偉	續玄怪錄	薛偉見魚遊欣喜，也縱身水中，身體變為魚。然而終究無法免去即將被殺、烹煮的過程，更體悟人欲的暴虐殺生以及物的無助、苦痛，最後薛偉夢覺回神。	在人與物化的變化過程中，體會人的有限。

<sup>49</sup> 恩斯特·卡西勒的人論，甘陽譯，桂冠圖書公司，台北，199711月再版，頁107-159亦有相似之觀點：強調生命不分種類，而為一個不斷連續的全體，而變形神話就是這些進化的具體化。

表四：節錄唐傳奇中，因果報應的故事

#### 四、宣揚道家思想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張佐》<sup>50</sup>這篇傳奇透過神仙逸事的描述，令人想望神仙之生活，故事中所出現的夢成為人與仙界的溝通點。張佐聽老者言前世之事。老者前世即是薛君胄，嚮修道術、好食散、長嘯獨飲，隱居於鶴鳴山下，一日小神仙自耳中出，帶領至長生不死的兜玄國，兜玄國雖存在於小神童之耳，卻包羅萬象，打破小與大之既定觀念，其中奇異壯麗、令人衣食無缺、離生遠苦。後來薛君胄因思鄉而回到人間，二世投胎後，因前世習道虔敬，而今生可以活千年。

由於每個人都會作夢，由夢遇仙而成仙自然就成為一個很可能的途徑。而故事中闡明修練道術可以長生不死，即便是今生無法，來生亦會得到高壽，為道教宣傳的目的十分明顯。

將夢境中重要的夢象加以斷章取義拼湊成新的詞語或新的單字的解夢方式，早在皇帝夢得風后、力牧之占，於史記已有記載<sup>51</sup>。而透過作夢、解夢的題材來敘述--善惡到頭終有報，這類申明天理正義的題材，對於唐代傳奇而言，倒是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又《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李愬》，石季武為涼武公槩之門將，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而已為先導，卻碰上道士八人乘馬持節相迎，言曰：「迎仙公，安知宰相？」又言「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三天後，石季武果為涼公先導，登天津橋入天宮寺，月餘而薨。文末有言：

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

---

<sup>50</sup> 出自《玄怪錄》

<sup>51</sup> 《史記·武帝本紀》正義引述--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後皇帝自我分析：「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

文中呈現道教思想極為明顯，「道士」、「持節」、「仙公」，加以不戀名利、視富貴如浮雲、上漢槎入煙霞以成仙成道的思想，為道教義理所在。藉涼公數年攻戰功在國家，卻未枉殺一人、仁恕為先的作為，積極推廣其死後成仙成公，足為一般人所信服效法，並藉以推廣道教教義。

這篇文章提到了夢的另一個表徵，也就是：人皆有成仙之可能。故事中，李愬為天上的星宿下凡，而石季武說：

「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

意即：若誠信遇物、發於深懇、仁恕為先，人皆可為仙。並暗示大官皆有不平凡出身，造成一種權威感，比如皇帝皆是龍種一般。

第三個例證：出自《太平廣記》卷二十六葉法善<sup>52</sup>一則，葉法善其母夢流星入口而孕，原有不平凡的出身，七歲夭折，三年後竟毫髮無傷的回家，並得法術與神人所授法力，一生施行神蹟。這種經神人檢選傳授法術的作為，呈現出道術的神秘與個人奇異遭遇，給人神秘魔幻的感受，一切不由人掌握。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二十六	葉法善	集異記	葉法善其母夢流星入口而懷孕，七歲時夭折，三年後竟毫髮無傷的回家，並得法術與神人所傳授法力，一生施行神蹟。	文中宣揚宗教思想，呈現出道術的神秘與個人奇異遭遇，給人神秘魔幻的感受。
卷第八十三	張佐	出玄怪錄	張佐作夢遇仙而成仙。被帶領至長生不死的兜玄國，其	故事中闡明修煉道術可以長生不死或高的壽，為道教宣

<sup>52</sup> 出自《集異記》

			中景色奇異壯麗、令人衣食無缺、離生遠苦。	傳的目的十分明顯。
--	--	--	----------------------	-----------

表五：節錄唐傳奇中，宣揚道家思想的故事

綜上所述，這一類的唐代傳奇，加以歸納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下列幾種特徵：

- 一、不論是賣弄法術、輪迴報應、出身不凡等，最主要的目的乃是在於宣揚宗教思想，讓凡夫俗子們能夠因為這些敘述而篤信宗教。特別是星宿下凡方面，更牽涉到政治層面上「愚民」政策的表現，因為這些人自天上下凡，自然就有神聖不可侵犯性質，使執政者可以用來約束人民的行為舉止。
- 二、作者運用宗教來表達自己對於善惡的看法，把心中善惡建構出一個典型，讓凡夫俗子有模仿對象，整個世界的善惡能夠有明顯的界線。
- 三、有關佛教的故事較具有積極的思想，因此文末都會描述到信或不信的結果，當然，信者必定為好，不信者蒙受厄運，也就是加深讀者對於宗教力量的崇信。至於關於道教的故事，一貫呈現神秘與人力難測的思想，不假外求卻自然而然。
- 四、這類故事在傳奇中的份量相當多，理應與唐代的文化具有正面的相關意義，除了皇帝篤信道教以外，釋證之風深入人心，所以唐代的道士、僧侶人物、廟宇的數量相當驚人，在「會昌法難」的記載便可清楚得知。<sup>53</sup>

<sup>53</sup>唐武宗因偏好道術，召道士八十一人入宮修道場，加以當時佛教寺院眾多僧尼隊伍擴大，耗資日益龐大，且佛教無君臣父子之理，對社會生產帶來嚴重危害，便與道士共謀滅佛、毀佛。於會昌初年至會昌五年，共拆寺院四千六百座，小型寺廟四萬餘座，僧尼被迫還俗四十六萬人，沒收寺院土地十萬頃，故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事見白衣 略論韓愈諫迎佛骨表與會昌法難 香港佛教月刊第 474 期，1999.11 月，香港佛教聯合會。

### 第三節 預言的意義

《潛夫論 夢列》云：

「在昔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有文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謂此直應之夢也。」

《論衡 紀妖篇》云：

「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見君，此直也。」

又《讀書雜鈔》云：

「禍福常起於忽微，始於陰微，至於陽顯，故吉凶多見於夢也。」

上述文中，「直」字皆是預言的意思。所以古代之所以設置占夢的官吏，應當著重於此一方面的意義，於先前所述二種意義不甚相關。這方面的夢境由於具備警示等意義，因此所佔的份量也相當的多，顯見常人趨吉避凶、想窺視未來、掌握未來的企圖，而此種企圖是至今不變的，坊間眾多算命攤位、廟宇神壇卦籤解命、命理網站、節目可見一斑。茲將唐傳奇中預示未來的夢作一番分類：

#### 一、 求福祿壽：

收錄在太平廣記中的唐傳奇，此類故事最多約有二十八篇，因為人的欲求最基本的不外乎：升官、發財、功名、長壽、去病避凶。這類故事呈現出人性最為渴望及焦慮的原欲。茲選錄幾項加以說明。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戴胄》<sup>54</sup>：

戴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裕在州，夢其身行于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悴，…”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

<sup>54</sup>出《冥報記》

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

由上可見，故事情節中安排：連亡友都瞭解人間的友人最想知道將來升遷，可知功名利祿是唐朝士人的心中大夢。又如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五《韓皋》<sup>55</sup>：

昌黎韓皋，博通經史...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絕高，又非馳逐而致，為后輩所謔。時太常丞馮荒除岳州刺史，...于時與皋同官。其年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王廟行事。...元佐忽云：「某適馬上與二賢作一善夢，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請記之。」...憲宗六年，荒判入等，授興平縣尉。皋實無心望于科第，此后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

韓皋、馮荒、元佐三人以夢預見將來升遷，而後終於一一實現。是此類故事又一明證。又如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六《龐巖》<sup>56</sup>：

唐京兆尹龐巖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巖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吾非所知也。」曰：「然壽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何求不可」。...其后為京兆尹而卒。

夢中和尚預告將來升遷與壽命，由一來一往問答更見盼望之殷切。此類夢情節較為簡單，多屬透過與高人問答或者特別的神書，直接預見未來。

---

<sup>55</sup>出《續命定錄》

<sup>56</sup>出《前定錄》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一百五十五	韓皋	續定命錄	多屬在夢境中透過與高人問答或者特別的神書，被預告將來升遷與壽命求福祿壽。而都能在現實生活中一一實現。	人的欲求最基本的不外乎：升官、發財、功名、長壽。此類故事呈現出人性最為渴望以及焦慮的原欲。
卷一百五十六	龐嚴	前定錄		
卷二百七十七	戴胄	冥報記		
卷三百四	張光晟	集異記		
卷四百六十	張華	異苑		甚至牲畜都想趨吉避兇。
卷四百六十	雪衣女	譚賓錄		

表六：節錄唐傳奇中，夢境中求福求壽的故事

## 二、 窺視陰間：

因為對未來無知，加上貪生怕死的本性，寄望窺視陰間得以預測將來種種，希望對未來有更明確的瞭解，唐傳奇中因夢入冥的情節很多，而遊地府明示將來的有六則。茲選錄數則如下。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二《薛少殷》<sup>57</sup>：

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于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即鮮于叔明也。...一僧，手持寶塔...，令引少殷見判官。...乃亡兄也。敘泣良久，...少殷曰：「既得歸人間，愿知當為何官？」...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

<sup>57</sup> 出《前定錄》

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李俊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

由此例可知，地府也未必可怕，只要年壽未盡未曾作惡，甚至是可以透過陰間當官的親戚得知未來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二卷《袁孝叔》<sup>58</sup>：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即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孝叔意其能歷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后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于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后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

因孝感神人，母病得治、又得神書可以預知未來，此故事除勸人行、神人奇異之外，人們對未來的探知可以說是永無止盡。透過夢境的敘述，文中主角得知自己的壽元與官祿。所以預言的夢，乃有吉凶的分別，知道自己的命好而胡為或是命差而放浪形骸，這就是凶兆，珍惜命的安排，這就是吉兆。

又《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侯生》一文，侯生之妻韓氏因夢入冥，見一豔麗修長女子盧氏，得知前世兩人結下冤仇，今生將報仇索命，韓氏因此病倒，果然很快亡故。而侯生不久又娶一名身材修長豔麗的盧氏。這故事藉由入冥預告死亡，盧氏不一定真的與韓氏有仇，而是借用前者入夢來使韓氏恐懼，進而達成致死的目的，這樣的

---

<sup>58</sup> 出《前定錄》

寫作方式，表現出天命的不可違逆、強烈的宿命觀點，以及男人續絃的合理化。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一百五十二	薛少殷	前定錄	多屬主角因夢入冥，透過陰間親戚與冥官得知未來的遭遇。	對未來無知，與貪生怕死的本性，寄望窺視陰間得以預測將來，希望對未來有更明確的瞭解。
卷一百五十二	袁孝叔	前定錄		
卷一百五十八	陰君文字	玉堂閑話		
卷一百五十八	許生	玉堂閑話		
卷一百五十八	牛希濟	北夢瑣言		
卷二百七十九	侯君集	酉陽雜俎		
卷二百七十九	陸洎	嵇神錄		
卷二百八十一	侯生	宣室志		

表七：節錄唐傳奇中，夢境中窺視陰間的故事

### 三、 死後升仙：

死亡之後的夢，也是具有預告性的情節。傳統死後受審，獎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在世為人謙誠的官吏，原來是被貶仙人，於是死後重登仙界，這樣的情節安排一方面勸善、一方面使人對死亡的恐懼轉化為一種美好的期待，也許死亡是另一種更好生活的開始、並能安慰在世者。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李訴》<sup>59</sup>

涼武公訴，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

<sup>59</sup> 出《續幽怪錄》

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于深懇。…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后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憇天宮寺，月余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

又同上卷《薛存誠》<sup>60</sup>

御史中丞薛存誠，…憲閣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閹吏因晝寢未熟，仿佛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台。…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台，可入省迎乎？」…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后數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

以上兩則故事，李訴、薛存誠皆是仁恕為懷、人格高尚之人，一方面原非俗骨、二方面修德自省已屆滿時日，故重登仙福之界。此種夢情節除了勸化世人為善積福之道，更予人仙佛境界美好的聯想與盼望，再者也增添其人神秘色彩。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二百七十九	李訴	續幽怪錄	主角修德自省已屆滿時日，重登仙福之	情節安排一方面勸善、一方面使人對死亡
卷二百七十九	薛存誠	續玄怪錄		

<sup>60</sup> 出《續玄怪錄》

卷四百二十八	宣州兒	廣異記	重登仙福之界。夢境中遊覽仙境並與神人接觸。	面使人對死亡的恐懼轉化為一種美好的期待。並能安慰在世者。此種夢情節除了勸化世人為善積福之道，更予人仙佛境界美好的聯想與盼望。
--------	-----	-----	-----------------------	--

表八：節錄唐傳奇中，夢境中重返仙境的故事

#### 四、 占夢論吉凶

此種預言夢約有十數則，以《太平廣記》一書為範圍，茲取部分唐傳奇為例分述如下：

卷二百七十九《蕭吉》<sup>61</sup>：

夢鳳凰棲於手，乃桐竹之象。

象徵家中親人將有變故。

卷二百七十九《杜玄》<sup>62</sup>：

夢牛有二尾。

表示不久將失牛。

卷二百七十九《盧藏用》<sup>63</sup>：

因坐地聽法又照鏡子。

象徵天亡之，果然不久被賜死，坐地聽法所以法自天來，而鏡

<sup>61</sup> 出《大業拾遺記》

<sup>62</sup> 出《朝野僉載》

<sup>63</sup> 出《朝野僉載》

解為竟也。

卷二百七十九《李伯憐》<sup>64</sup>：

夢洗白馬，諧音「瀉白米」。後來白米遂於江中翻覆。

同卷《張瞻》<sup>65</sup>：

夢以白做飯而無釜，象徵無婦，妻果死矣。

同卷《于堇》<sup>66</sup>：

夢松長於屋前，象徵墳地；棗生於屋上，重來之意。

同卷《柳宗元》<sup>67</sup>：

柳宗元夢柳樹倒下。

象徵擔任柳牧。

同卷《柳凌》<sup>68</sup>：

夢欠人柴薪一千七百束。

象徵將亡。

同卷《崔暇》<sup>69</sup>：

夢妻題詩「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

不久妻死。

卷二百七十八《鄭光》<sup>70</sup>：

夢駕馭車輛載太陽而升。

不久宣宗即位，擢升尚書。

同卷《張縊》<sup>71</sup>：

---

<sup>64</sup> 出《酉陽雜俎》

<sup>65</sup> 出《酉陽雜俎》

<sup>66</sup> 出《酉陽雜俎》

<sup>67</sup> 出《因話錄》

<sup>68</sup> 出《酉陽雜俎》

<sup>69</sup> 出《酉陽雜俎》

<sup>70</sup> 出《宣室志》

張縊夢「任導拜相」。

經過一番費解果然即將拜相。

同卷《楊炎》<sup>72</sup>：

楊炎夢捧日。

日象徵國君，解為將為相，不久果真拜相。

同卷《竇參》<sup>73</sup>：

夢得帝賜半臂錦緞。

解為半臂錦緞可裹胳膊大腿，將為帝左右手，不久拜相。

同卷《李逢吉》<sup>74</sup>：

楊李逢吉家中婢女夢家中得一口棺材。

以為不祥，而逢吉以為大善，不久得宰相之位。

卷三百三十二《唐某》<sup>75</sup>：

夢見其妻隔花哭泣、對井發笑。

象徵容顏衰老、喜歡黃泉、不久人世，不久妻子果真亡故。

以上十五例，皆有占夢之舉動，或諧音或義譯或象形，皆顯現人們想窺知未來一二的心思。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二百七十八	鄭光	宣室志	夢駕馭車輛載太陽而升，不久宣宗即位，擢升尚書。	占夢之舉動，顯現人們想窺知未來的心思。

<sup>71</sup> 出《集異記》

<sup>72</sup> 出《集異記》

<sup>73</sup> 出《宣室志》

<sup>74</sup> 出《宣室志》

<sup>75</sup> 出《通幽記》

卷二百七十八	張縊	集異記	張縊夢「任導拜相」，果然拜相。
卷二百七十八	楊炎	宣室志	楊炎夢捧日，日象徵國君，果真拜相。
卷二百七十八	竇參	宣室志	夢得帝賜半臂錦緞，解為可裹胳膊大腿，將為帝左右手，不久拜相。
卷二百七十八	李逢吉	因話錄	楊李逢吉家中婢女夢家中得一口棺材，以為不祥，而逢吉以為大善，不久得宰相之位。
卷二百七十九	蕭吉	大業拾遺記	夢鳳凰棲於手，乃桐竹之像，家中親人有變故。
卷二百七十九	杜玄	朝野僉載	夢牛有二尾，不久失牛。
卷二百七十九	柳宗元	因話錄	柳宗元夢柳樹倒下，象徵擔任柳牧。
卷二百七十九	李伯憐	酉陽雜俎	夢洗白馬，諧音「瀉白米」，後白米江中翻覆。

卷二百七十九	張瞻	酉陽雜俎	夢以臼做飯而無釜，象徵無婦，妻果死矣。
卷二百七十九	于堇	酉陽雜俎	夢松長於屋前，象徵墳地；棗生於屋上，重來之意。于堇曰：皆象徵死亡。
卷二百七十九	柳凌	酉陽雜俎	夢欠人柴薪一千七百束，象徵將亡。
卷二百七十九	崔暇	酉陽雜俎	夢妻題詩「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不久妻死。

表九：節錄唐傳奇中，占夢論吉凶的故事

在這些預示未來類型的故事中，不論是吉或凶，夢境是指引人們走向未來的一條路，也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觀點：

- 一、 拋開占夢的吉凶不論，作者在寫作上呈現出命定觀與宿命感，一個人的未來早就已經注定好了，幾乎不可能有任何改變，所以這方面的故事不論喜怒哀樂，嚴格來說是帶有濃厚悲傷的氣息，因為人是無法勝天的。
- 二、 作者有意無意中傳達一個觀念，那就是未來的縹緲與恐懼感，一個知道未來的人，他很難把未來弄得更好，但是有機會把未來弄得更糟，不過人們依然前撲後繼企圖去窺視未來。
- 三、 作者可以利用此種類型的夢境創造自己的未來，例如編纂一些關於高官貴人的夢境，投其所好換得名利，也可以利用這類型的夢境給予當代權貴、平民百姓一個警示。

四、 故事中民間占夢頻繁，可見占夢的風俗自黃帝力牧之占以來，不但未曾稍歇，而有普遍成為民間大眾信仰的一部份。

#### 第四節 溝通鬼神的意義

夢境原本就是虛幻的，在唐傳奇中有部份題材相當特殊，即描寫人、神或鬼之交感，有的鬼善良好心、也有神邪惡嫉妒、更有附身、復活、入冥等等故事情節玄怪，令人嘖嘖稱奇，部分內容包含了相當程度的詩詞。檢視這些故事多少得以檢視唐代人們對鬼神的看法。經筆者收集《太平廣記》中這類的唐傳奇有一百一十七條。茲分下列幾類加以說明：

##### 一、 魂交：

魂離開魄，展開一種昏昏如夢的精神活動。夢中的覺識到底只是精神在潛意識的活動，還是可以自由行動與另外的人或靈體產生交往、對談、各種意識的交換？顯然二者不僅兼而有之，而後者的作用較能為眾多唐傳奇中魂交的故事作註解。在《太平廣記》中筆者估計約有十二篇類似夢遊與靈魂出竅的唐人傳奇，而這些靈魂出遊的人經歷著如平日一般的各種覺識，而醒後亦有證據顯示他的確在夢中做了、吃了、拿了、說了種種事物。神秘奇幻的感覺必定在讀者心中迴盪。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段成式》<sup>76</sup>：

... 姐媼裴元裕言，群中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由果核可見夢中所經歷的事並非虛幻，可是人還正在睡在作夢又如何與人交談、拿櫻桃、吃櫻桃呢？段成式依李鉉寫的《李子正辯》說明：至精至誠之夢，夢中人物的形體是可以看見的。同樣的見解亦可以解釋白行簡三夢記<sup>77</sup>中第一夢劉幽求之奇異經歷。劉幽求為朝邑

<sup>76</sup> 《太平廣記》錄自段成式的《酉陽雜俎》

<sup>77</sup> 據明鈔原本《說郛》校錄

丞，夜歸，經一佛堂院，從牆縫窺見其妻與一干男女雜作飲酒為樂，一時生氣投擲瓦片，頓時杯盤狼藉，驚散各人，回到家中妻子方醒，亦言夢中相同之經歷。這裡若按照李鉉之說，那所謂的至精至誠應該就是思念情切，而又唯恐妻子外遇的焦慮所組成，所以得以見到並走入妻子的夢中。《河東記》中的 獨孤遐叔 以及《纂異記》中的 張生 亦有類似情節，一再顯示人類可以進入他人夢境，進行魂交。

三夢記 的第二夢，白樂天與李杓同遊曲江，並至慈恩佛舍，念及友人元微之，即題詩在佛舍壁上。同一時刻身在梁州的元微之亦夢見他們進入慈恩佛舍。可見千里魂交，夢境就是靈魂的出走，得以察之他地的現況。

三夢記 的第三夢，竇質與韋旬，宿潼關逆旅，竇質夢見女巫，而其音容相貌與第二天所見的女巫一模一樣，且女巫也說夢到了竇質。此亦魂交之明證。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鄭昌圖》<sup>78</sup>：

... 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雙，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今人于石橋上追尋，得之。

鄭昌圖走入自己夢中，而掉的鞋便在夢中掉鞋的地方找到。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白行簡》<sup>79</sup>：

... 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為祟。...」遂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后逾旬而卒。

白行簡因夢中所為之惡耿耿於懷竟至死亡，可見已經認定魂交所為是真實所為，可見魂交的觀念在唐代已是普遍認同的觀點。

---

<sup>78</sup> 出《聞奇錄》

<sup>79</sup> 出《靈異記》

又卷二百八十《劉景復》<sup>80</sup>提到劉景復遇神之經過，在神明的要求下展示其文筆，這種展示無異於作者自我的炫耀，而夢中神明的侍女與百姓進獻給神明的彩綢上的美女勝兒爭風吃醋，致使勝兒被神明以金如意砸得頭破血流，劉景復醒後彩綢上血痕斑斑，更顯其事之真實與奇異。這又是魂交真實發生的案例，因為彩綢上的血跡就是證據。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四《阿六》<sup>81</sup>：

饒州龍興寺奴名阿六，竇應中死，…云：「汝命未盡，放還。」…逢素相善胡。…見阿六欣喜，因問家人，并求寄書。…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書，讀云：「在地下常受諸罪，不得托生，可為造經相救。…」

入冥所得的信，醒後真的握在手心，魂交已作為溝通陰陽兩界的橋樑，其真切透過以上六個故事已可明證，證明魂交應是唐代平民普遍的觀念。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二百八十二	段成式	酉陽雜俎	夢見有人給他櫻桃吃，醒來後在枕邊發現櫻桃核。	精至誠之人在夢境中神靈就會離開身體，實現了平日的願望。神秘奇幻的感覺必定在讀者心中迴盪。
卷四百八十九	冥音錄		崔女思念過世的阿姨，就夢到阿姨到夢中來找她，並教她彈琴。	

<sup>80</sup> 錄自唐李玫《纂異記》

<sup>81</sup> 出《廣異記》

卷二百八十	劉景復	纂異記	劉在夢見彩網圖中的女子被神明砸得頭破血流。醒後發現彩網上血痕斑斑。	唐代已經認定魂交所為是真實所為，可見魂交的觀念在當時已是普遍認同的觀點，並且將魂交作為溝通陰陽兩界的橋樑。
卷二百八十二	鄭昌圖	聞奇錄	鄭昌圖在夢中掉了鞋，醒來後，便在夢中掉鞋的地方找到。	
卷三百八十四	阿六	廣異記	夢中入冥所得的信，醒後真的握在手。	

表十：節錄唐傳奇中，靈魂出遊的故事

## 二、 人鬼交感：

與陰界的交感作用在《太平廣記》中的唐傳奇占約二十七篇，故事中的鬼有善有惡，茲分兩類加以說明。

### （一）與善鬼交感：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八《李全質》<sup>82</sup>

…假寐于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紫衣人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于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才寐，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

<sup>82</sup> 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八《沈恭禮》<sup>83</sup>：

闌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闌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床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佣于人，前月至此縣，卒于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托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為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為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諾。...，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

以上兩個故事呈現出：人鬼雖殊途但猶存情義，鬼有所求於人，亦知恩圖報。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郝惟諒》<sup>84</sup>：

荊州之民郝惟諒，性粗率，勇于私斗。...醉臥塚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有一婦人，容色慘悴，...向燈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情托。...妾遭疫而歿。別無親戚。...君能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托，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為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佣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余也。」郝許諾而歸。

類似此種托夢改葬的故事很多，諸如卷兩百八十《楊昭成》<sup>85</sup>弘農縣前縣令之妻段氏摔死於此，未歸葬家鄉，繼任的縣令楊昭成之妻

---

<sup>83</sup> 出《博異志》

<sup>84</sup> 出《酉陽雜俎》

<sup>85</sup> 出《靈異記》

竇氏因夢得見段氏，並受託聯絡家人為其改葬。顯現人們安土重遷，死後亦要落葉歸根，即使沒錢，死後也要賺錢求得回鄉的機會。而鬼與人的往來一如朋友間的互信，顯現溫情的人性與鬼性。

又《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沈亞之》<sup>86</sup>故事中，沈亞之晝夢入秦，見秦穆公，公問之治國之方，對答如流，得一軍職，旋取晉五城。因公主弄玉之婿蕭史已亡，穆公令其結為夫妻，從此官運平步青雲。整篇作品修辭相當鋪陳，亞之為公主所作輓歌--泣葬一枝紅、墓誌銘、與為穆公令歸時所作離別歌，均可見作者寫作上的用心。

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聞蕭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身閉翠微宮。  
(泣葬一枝紅)

白楊風哭兮石籌髣髴，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紛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墓誌銘)

擊鼙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語，欲擬著辭不成語。  
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離別歌詞)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如織。(題宮門詩)

《沈亞之》與已死之名門閨秀往來，不僅增添文人浪漫綺想，更見文筆揮灑，亦可成為溫卷作品，可以說是典型唐朝作品。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三百四十八	李全質	博異志	主角在夢境中允諾了鬼的要求，每逢危難時，此鬼必前來相助。	人鬼雖殊途但猶存情義，鬼有所求於人，亦知恩圖報。
卷兩百八十	楊昭成	靈異記	客居他鄉的人	顯現死後亦要

<sup>86</sup> 唐沈亞之撰，陳翰《異聞集》曾採之，《唐宋傳奇集》卷四亦載。

卷三百五十	郝惟諒	酉陽雜俎	死後，托夢給在世的人，希望能安土重遷回家鄉。	落葉歸根，即使沒錢，死後也要賺錢求得回鄉的機會。而鬼與人的互信，更顯現溫情的人性與鬼性。
-------	-----	------	------------------------	--

表十一：節錄唐傳奇中，與善鬼交感的故事

## (二) 與惡鬼交感：

惡鬼不分輕重加害於人，素來最令人生畏的鬼莫過於此。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二《段氏》<sup>87</sup>：

臨濟有妒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嘗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為神矣」。...。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

美醜不僅難以定義，也沒有對錯，這則故事顯現妒鬼害人不淺，不過幽默的筆法令人發噱。為了安心渡河也為了人與鬼的檢視，美女要裝醜、醜女也要裝醜，作一些非自願的事，也是頗為無奈的本性使然。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八《齊推女》<sup>88</sup>：

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夢一男子，瞠目按劍叱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

<sup>87</sup> 出《酉陽雜俎》

<sup>88</sup> 出《玄怪錄》

且及禍。」

因為齊推不信鬼怪，結果女兒一生下小孩，就被鬼毆打致死。其夫得妻亡魂指示尋找田先生相救。因為陽壽未盡，加上田先生「續絃膠」神效，死亡半年的人得以復生。害人的鬼就是齊推所住宅院的原主人西漢的吳芮，這種濫殺無辜的作為，幸有神人主持公道。

另外，《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七《李咸》<sup>89</sup>一則亦有鬼物害人情節。王容與表弟李咸客途投驛，李咸被一個綠裙紅衫、白臉奪目之女鬼所纏，李咸因迷戀女鬼不知自己命在旦夕，幸有王容相救。另，卷三百三十四《朱敖》也有類似情節。朱敖白日偶見綠袍女子，因為夏日她竟穿冬衣，而印象深刻，後來經常不期而遇，最後綠衣女竟於夜間與之歡度，而朱敖陽氣慢慢消失，幸有道士吳筠與仙人相救，方才保命。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三百三十四	朱敖	廣異記	夢中迷戀女鬼，陽氣漸失而死。	素來惡鬼加害於人，最令人生畏。然而部分害人的鬼，皆因人自作孽而導致。勸化世人多行善、慈悲為懷。
三百三十七	李咸	通幽錄		
三百五十一	王坤	宣室志		
三百五十八	齊推女	玄怪錄	惡鬼進入齊推女夢境中，將其殺害，幸獲神人幫助而回生。	

表十二：節錄唐傳奇中，與惡鬼交感的故事

### 三、 人神交感

#### （一）與善神交感：

善神教人避開禍端，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讓人求得福澤，顯現唐人較為理想、浪漫的色彩。

<sup>89</sup> 出《通幽錄》

《太平廣記》卷十七《黨國清》<sup>90</sup>，黨國清因為善於蓋屋，汾水旁台駘廟台駘神夢中召他為其修廟。而台駘神明日將與磨笄山神參加李姓人家的宴客。黨國清醒後，至廟一看果然年久失修，而李存古家正設壇擺酒祭神，一如夢中所示。

《太平廣記》卷三十五《柏葉仙人》<sup>91</sup>，田鸞因兄弟五六人皆早亡，其母非常憂心，田遂往山中尋訪仙人以求保命，因心意至誠果得神仙相助得不老之藥方，乃服食柏葉，但卻幾乎病死。因心意堅決，持續服食不間斷，柏葉終於使他排盡毒素脫胎換骨，活了一百二十三歲。

《太平廣記》卷三十三《韋景照》<sup>92</sup>，韋景照是落第書生，一日清晨受邀前往欣賞鄭氏林亭，結果是仙女相邀到了玉清仙府了，仙女致贈三種寶物，並傳授紫雲曲託給唐朝天子。韋景照自覺自己沒有機會見皇上故推辭，而後玄宗果夢見仙女傳授紫雲曲。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一《韋騶》，韋騶擁有正氣，然而其弟枉死洞庭湖，心有不甘認為湖神沒有護佑當地人，要燒廟報復。夢中湖神開示其弟死亡之因果，神謝曰：「鬼神不畏憤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為人果敢。」顯現神仙明理、將心比心的溫暖形象。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三百七	黨國清	河東記	黨國清因為善於蓋屋，台駘廟台駘神夢中召他為其修廟。	顯現神仙明白事理、將心比心。並教人避開禍端，讓人求得福澤，顯現唐太宗為理

<sup>90</sup> 出《河東記》

<sup>91</sup> 出《化源記》

<sup>92</sup> 出《神仙感遇傳》

卷三百七	樂坤	云溪友議	樂坤多次都沒能考中，到華岳神廟進香。夜裡就夢見有人對他說明年即可中舉。	現唐人較為理想、浪漫的色彩。
卷三百一十一	韋駟	甘澤謠	韋駟其弟枉死洞庭湖，心有不甘認為湖神沒有護佑當地人。夢中湖神開示其弟死亡之因果。	
卷三百九十二	張惟清	宣室志	神人托夢，要張惟清修繕廟宇，醒後照做，不久得到天賜奇石。	

表十三：節錄唐傳奇中，與善神交感的故事

## (二) 與惡神交感：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季廣琛》，季廣琛遊河西，不知當地有女郎神，晝寢夢見雲車載姊妹二人而下，以為是妖故取下配劍作勢要殺，女郎神原是要和他交朋友的，此番誤會，即便季廣琛作祭賠罪，女郎神怒曰：終身只能當沒封地的小官。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五《陳湜》，陳湜誤撈江神，因裸體之故遭人姦污，李湜夢江神陳訴自己迷路被其捕獲之經過，並將報告天神為其報仇，不久強姦人犯病故。

以上兩則神明報仇的故事，看似作惡、作孽，不過始作俑者皆為人自己，宣示對神明失敬將遭天譴的意圖至為明顯。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	------	------	------	------

卷二百九十五	李湮	洽聞記	李湮誤撈江神，因裸而被姦污。	江神報仇，使強姦者病故。
卷三百三	季廣琛	廣異記	由於誤會季廣琛作祭賠罪女郎神，然而女郎神卻罰他一辈子只能當沒有封地的小官。	惡神報仇的故事，始作俑者皆為人自己。此類故事宣示對神明失敬將遭天譴。

表十四：節錄唐傳奇中，與惡神交感的故事

#### 四、 人與動物交感：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二《周氏子》<sup>93</sup>，周縣尉的僕人抓了一隻鵝，被抓的鵝夜裡變作一位白衣俊秀少年，入夢求其釋放，醒後才知家僕果抓了一隻鵝，隨即釋放，當晚又夢白衣少年來謝。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二《劉彥回》<sup>94</sup>劉彥回之父為湖州刺史時，部屬捕獲一隻大烏龜，群官祝賀吃龜肉將可一千歲，然刺使將之放生。十餘年後劉彥回遭受水患，神龜回來報恩，引領全家至平安之地，並托夢告知。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衛鎬》<sup>95</sup>衛鎬為縣官，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夢覺因心煩催促快點吃飯，方知要殺隻母雞做菜，衛鎬這才想起黑母雞即夢中烏衣婦，而小兒即是牠生養的小雞。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七《柳宗元》<sup>96</sup>柳貶為永州司馬到任時途中，夢黃衣婦女求其救命，並言若得救願幫他加官進爵。然而等到柳宗元領悟到可能是有人要殺魚為其接風時，而魚頭已落，即便投入

<sup>93</sup> 出《宣室志》

<sup>94</sup> 出《廣異記》

<sup>95</sup> 出《朝野僉載》

<sup>96</sup> 出《宣室志》

江中亦無救矣。後柳宗元又夢斷頭婦女，驚異不已。

同上卷《王瑤》<sup>97</sup>，恆州都押衙王瑤夢一人，告之自己乃為水族，已被抓命在旦夕，明日將成為餐桌上迎接你的菜餚。王瑤醒後趕緊阻止縣裡明天要迎接他的官吏，將魚放生。又夢魚來謝，並言柳宗元的愛心差太遠了。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六《韋君》<sup>98</sup>，御史韋君投宿客棧時殺了兩隻白蜘蛛，並被其中一隻螫到，手臂腫起沒幾就死了，韋君之母在韋君投宿那晚便夢到白衣人告知復仇之事，果然成真。

由以上諸例，可知人與動物，最好是互利共生，莫輕易宰制萬物，因為動物們雖無言，他們也會報恩與報仇。柳宗元與王瑤的故事，似乎暗中嘲笑柳宗元悟性太差，難以升官免除厄運。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四百六十二	周氏子	宣室志	白鵝未被僕人宰殺，夜裡變作一位白衣俊秀少年托夢來謝。	人與動物，最好互利共生，莫輕易宰制萬物，因為動物們雖無言，他們也會報恩與報仇。
卷四百七十二	劉彥回	廣異記	劉家補獲神龜，不吃神龜並將其放生。神龜托夢感謝劉家，並引領劉家遠離水患。	

<sup>97</sup> 出《耳目記》

<sup>98</sup> 出《宣室志》

卷四百七十六	韋君	宣室志	韋君殺了兩隻白蜘蛛，並被其中一隻螫到沒幾就死了。韋君之母在韋君投宿那晚便夢到白衣人告知復仇之事，果然成真。	
--------	----	-----	---	--

表十五：節錄唐傳奇中，與動物交感的故事

從以上諸多溝通鬼神的故事中，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

- 一、 唐人以為萬物皆為有靈，不論神、鬼、萬物，皆須誠心相待，不得膽大妄為，對萬物不尊重。尤其鬼神，因為其能力超出人所能想像，更是敬畏有加。
- 二、 大部分害人的神、鬼，皆因人自作孽而導致。勸化世人多行善、慈悲為懷。
- 三、 唐人普遍相信魂交觀點，認為只要至精至誠，便得以走入他人的自己的夢，企圖去改變些什麼。這種情節因為超越理性，故玄奇之感造成讀者心中迴盪不已。
- 四、 入夢與古人交遊的故事，乃是借用夢境，將故事情節在夢的架構上進行，以便讓作者一展才思，夢的意義——可與鬼神溝通的意義只是顯得事奇，並非夢的實質意義。此類的創作手法，開創了一個新的素材--異類姻緣。例如《聊齋誌異》等書，都套用此一模式來描寫

人與鬼、神、狐間的戀愛，如《宦娘》、《魯公女》等。

## 第五節 純粹文字的意義

在唐傳奇中，有些文章雖然有夢的出現，對於通篇文章而言，卻可有可無，只是用來修飾或強調感覺而已，假設將之刪除，其意義也不見得會受到破壞。《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霍小玉傳》提到：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征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后，當死矣。」

雖然文章中套用了解夢的劇情，並且預告李益即將來會，並且將永遠分離。實際上霍小玉的死意早已明顯，增加這一段言辭僅是做一強調而已，即是純粹文字上的意義。而這麼做的目的，除了展現命定的無可奈何之感傷，也有其文學上之價值，一句四字、音韻相偕，別有幽思離情氤氳難去。

又如《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張詵》一條，夢中經歷一切，醒後也逐一實現，特別的是他是唐德宗時候的人，從沒見過高宗與則天皇后，竟於夢中得見、夢中受封，特顯出其事之奇，一方面表示張詵有特異能力、再方面表示他是先皇認可之人。此篇文章雖然百分之八十都是夢境，夢境最後雖然實現，但是卻沒有任何意義存在，令人覺得不過就是一則預編夢境，企圖提高身價，最後計畫成功，得以封官的故事罷了，歸類上屬純粹文字的意義。

《太平廣記》卷二十一《孫思邈》故事非常長，大抵以孫思邈神奇事蹟為主，諸如如何救人、如何與神龍交換條件得到上帝不外傳的藥方等等。並能進入玄宗夢中索取雄黃八十兩，玄宗醒後即派人帶往峨嵋山給孫思邈，而使者所見與玄宗夢中完全相同。故事以成就其神蹟為主，夢的出現只是為了成全孫思邈的其幻化莫測。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八《朱前疑》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無計可作。乃于內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視，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

明顯可知朱前疑的夢全為捏造，為迎合則天喜好禎祥而設，得到則天皇帝的喜愛後，又夢聖人大足的地點，加上夢中聖人聖諭，全部人犯竟皆被釋放。故事中的夢，只有文字上的意義，連文學上的意義都談不上，再方面顯現則天皇帝的迷信。

《廣記》卷數	故事名稱	故事出處	夢境摘要	故事主旨
卷二十一	孫思邈	仙傳拾遺	夢的出現只是為了成全孫思邈的其幻化莫測。	文章雖然有夢的出現，對於通篇文章而言，卻可有可無，只是用來修飾或強調感覺而已，假設將之刪除，其意義也不見得會受到破壞。
卷二百二十八	則天皇后	國史補	武則天夢見與人玩雙陸屢敗，狄仁傑稱未立太子之故。	
卷二百三十八	朱前疑	唐國史	朱前疑的夢全為捏造，為迎合則天喜好禎祥而設，	
卷二百八十	張詵	宣室志	夢中經歷一切，特顯出其事之奇。	

卷三百四	開業寺	宣室記	廟祝夢見巨人來到開業寺中，隔日亦在廟殿前發現了大腳印。
卷四百二十	吳山人	獨異志	全縣的人都夢到有一人借牛來搬家，隔日全縣的牛都全身大汗。
卷四百八十七	霍小玉傳	雜傳記	預告李益即將來會。

表十六：節錄唐傳奇中，夢境純屬文字意義的故事

按照道理而言，夢境應該會有相關意義呈現，但是我們也發覺這個道理並非絕對，唐傳奇的夢有些是無多大意義，好比上述幾例。其中《霍小玉》故事中的夢是可刪的，而《張詵》這篇因為夢境的結構占很大篇幅，刪了就不成篇，但夢境在故事中顯得如此平凡而乏味，夢境只是說故事的一個窠臼、一個方法。《孫思邈》的夢只為顯得事奇，《朱前疑》夢編得粗糙，更顯迷信又荒謬。因此我們可以歸納以下幾個結論：

- 一、 作者認為夢境是強調重點的特色，例如《霍小玉》一文，以夢境來呈現即將發生的悲劇，可是參照上下文，小玉早有強烈的怨憤之意，抱有一死的決心，可以不必由夢中再次轉述，卻又增加作夢等若干情節，夢境情節可以說是當時寫作的一種手法。
- 二、 作者可能對於夢境的意義不甚瞭解，因此產生類似《張詵》般的文章，換句話說，沒有給予此篇故事一個意義上的交待，使整篇文章雖然沿用夢境，卻也成為無謂的話題。
- 三、 孫思邈入玄宗夢境已是魂交的形式，是為了顯現孫思邈其事

蹟。因為其人其事所佔篇幅很大，即便沒有這個夢，亦無多大關係。

這類文章在唐傳奇中屬於少數，因而證明了「夢」這個題材對於唐代文人的重要性，由於成熟的運用這類題材，加以幻化寫作，因此造就出日後的一些如《牡丹亭》等運用巧妙的作品。

### 第三章 夢在唐傳奇中的價值

根據上述章節分析的結果，我們不難發現唐傳奇故事中的夢大部份是具有價值的，它們不是單純的作夢，而是透過文字表述來講夢，亦具有文學的價值，所以這些夢境並無直接證據顯示是當事人的夢，即有可能作者自己的夢或編纂的故事。現代精神分析學者認為夢是過去某種經驗的浮現，是潛意識變妝之後的再現，而唐朝這些小說則大多傳承古小說以預言式的模式呈現<sup>99</sup>。兩者因果是相反的。而這些刻意作奇又有所寓意的夢，其價值分述下列章節中，將著重於價值上的分析與判斷。

### 第一節 夢提供補償式的滿足

夢本身具有遂願的意義，所以它給予人們的都是日常生活中難以辦到的，因此潛意識就會出現相反性的表態而促成夢境補償現實之缺憾，《叔苴子內篇》<sup>100</sup>中提到：

「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是故思火成熱、思水成寒、思食成噁、思酸成津、思悲成泣、思媿成汗，此心能使氣之驗也；又如思淫夢感、思歸夢家、思榮夢貴、思財夢獲、思食夢嘗，此心能造夢之驗也。」

這裡的心即是所謂的「潛意識」，現實生活的欠缺當然是人最大的遺憾，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潛意識就會根據所好做調整，讓人們可以有心靈上的補償。杜甫的 夢李白 亦可為註腳：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網羅，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一旦被流放生死兩茫茫，生離的思念恐比死別更叫人斷腸，故杜甫對

<sup>99</sup> 如左傳晉楚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俘伏而鹽其胸，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這種解夢方法是認為夢具有預言未來的意義，此後歷史演義與傳奇小說中，很多以夢來占卜預言未來。如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中，十二金釵的圖冊就是預言十二個女子的未來。

<sup>100</sup> 明·莊元臣：《叔苴子》，板橋市，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1966年影印本。

與好友的關懷與思念，便於夢中得以實現。

在《太平廣記》一書中，《呂翁》故事中，盧生欠伸而悟之後，驚覺在夢中已經歷命運的興衰起伏，並了悟寵辱之道、得喪之理、死生之情。而《淳于棼》故事中，淳于棼夢歷一生之後，是去尋找槐安國，驚覺槐安國只是個蟻穴。這個寫作方式，對於官場的醜態，用蟻聚來加以挖苦，批判意味較《呂翁》來得嚴峻。

《呂翁》中，盧生徹悟人生之後，是瀟灑離去；而《淳于棼》中，淳于棼則是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流露較多的遁世之感。

兩篇故事不論是類型、結構等都相當地雷同，裡面的男主角都在夢中獲得美妻、財富、官位、名聲，這些都是天下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也是他們可能終身都無法完成的心願。雖然，這兩篇故事基本上是虛構的，但是這種虛構的故事正好反映出創作者的心態，因為李公佐與沈既濟本來就是沈淪於低迷宦途的不得志文人，故事的進行對他們而言無異於做白日夢、異想天開，卻可以暫時性地滿足一下自己的夢想，最後再戳破這些夢境，給予自我的安慰。正是這樣的心態，所以作者年代相差甚多，主題與意識卻無絲毫地改變，甚至還有模仿此類型的文章繼續創作下去，如《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櫻桃青衣》。此篇故事的進行仍舊順延著《呂翁》與《淳于棼》的模式，其中並無太大的新意，因此可以想見這類型的滿足對於當時重視科舉與功名的文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所謂「十年寒窗」不正是為了博得功名利祿嗎？這樣的故事反覆著延續下去，給予無數文人飢渴的心靈一滴麻醉藥，讓他們在不能達成心願時至少還擁有一點作夢的動力，在當時缺乏娛樂的窮書生社會中，不啻為一味涼藥。

從另一方面來看，古代科舉制度以及門閥的觀念的確讓許多寒士難以高攀，也並非所有出名的文人都能通過這些關卡，這些故事的創作，不僅帶給失敗者安慰，也有意無意地透露出想要達成願望的途徑，例如《櫻桃青衣》中提到只要有親戚或是朋友關係，一定可以獲得拔擢等，這些暗示給予寒士們一線希望，演變到後來，形成讀書人投靠高官為門客以謀發展的狀況，這大概是「夢」所不能預料到的狀況吧！

因為行卷風氣之盛，主試公卿藉機拉攏一些新進士人，以為門牆，藉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如此一來就逐漸形成統治集團中對立的黨派之爭。甚至黨爭中以傳奇為攻擊工具。例如：周秦行紀。它第一人稱敘述牛僧儒夜入荒寺，與歷代名妃歡會的離奇經歷，事本杜撰，思想內容也毫不可取。文中不僅對皇帝皇太后稱呼不敬，情節亦多所污衊。令人懷疑它怎會出現封建社會中？據宋人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

「唐牛僧儒自敘所遇其事，賈黃中以為韋瓘所撰。瓘，李德裕門人，以此污僧儒。」<sup>101</sup>

由此可知，杜撰之傳奇乃至文人，便成為門閥黨派下攻擊構陷的工具，借此抹黑他黨、在道德方面醜化敵人。深入來看，在歷時數十年深遠影響中唐後期政治的牛李黨人，對於考試權，也就是科考選士的評判，亦企圖角力爭取此項權柄。有了考試權便能掌握文人，進而能掌握文壇，因為政治上失去知識份子的支持便無法鞏固。而文人迫於現實必須「選邊站」，被人操控，藉以圖晉身之階，便極為可能。因為政治的現實，十年寒窗學富五車，未必對準當權者胃口，也許就名落孫山。

總而言之，在一個充斥著不平等的朝代中，「夢」的確給予失意的文人一個深深的寄望，又給予失意者恥笑他人癡人說夢的台階，有時提供失意者如何晉身權位的暗示，這也形成類似情節的夢境為文人所取用而大肆發展。雖然「夢」是不能言語的，可是它的力量卻一直牽涉著中國文人的任何舉動，也因而造成坊間的解夢書籍多如過江之鯽，深深地佔有著中國文人的心靈，最主要的關鍵，理應是它的自我滿足可以讓受傷的心暫時麻痺，使人可以在不如意的情形下還能有著自我補償的機會。

## 第二節 夢以載道的工具性價值

由於夢境具有多樣化的特性，自然而然地就成為文人可以大作文章的話題。唐代傳奇的夢境基本上都是文人的創作，可以將夢境的意義，依照

---

<sup>101</sup>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第三章對於《周秦行紀》之作者多所引證，茲不贅述。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5月2版，頁43-72。

類別來區分。

上述章節中提到，夢具有宣教的意義，也因為這個意義的存在，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唐代的文人利用「夢」來傳述一些道理；除此之外，夢的其他意義如遂願、預言、溝通神鬼等，也很難脫出傳述道理的框架，因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唐代文人「夢以載道」的思想。

「夢以載道」的思想對唐代文人而言是很重要的，能夠形成這樣的寫作方式，自然必須要有它先天的條件，唐代宗教之盛為歷代各朝中罕見的，由於皇帝姓氏與道教創始者相同，所以道教成為唐代之國教，佛教雖然遭到多次滅佛的舉動，在信徒眾多的情況下，其發展情況不減反增，特別到了唐憲宗時期，韓愈還為了迎佛骨一事上表諫諍。夢本來就不是屬於科學性的東西，更不屬於漢代以來儒家思想的範疇，與宗教、神鬼、超現實思想結合反而成為夢發展的最佳策略，透過大自然的力量來說明闡揚教義，不僅可以使百姓接受，更可以進一步將作者心目中的信仰表白的一覽無遺，也因此唐代傳奇中的夢都具備了某方面的意義，也肩負著某方面的責任。

由上文所引的例子來看，「夢以載道」的表達通常可分為下列數種：

### 一、傳教的性質：

唐代傳入景教、伊斯蘭教、摩尼教，還有北朝已傳入的祆教，漢代傳入的佛教，及中國本土的道教。既能兼容外來宗教的傳入，又能使各教各自傳布，可見唐代吸取外來文化的開放性。

#### (一) 道教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種感慨成了文人士大夫們詠嘆的基調。到了唐代，富裕風流的生活和繁榮昌盛的社會，在現實中給了人們生活的熱情與進取的信心，卻沒有消除人們心靈深處對生命短暫的憂鬱，反而增添了人們對「生」的幾分渴望，及對「死」的幾分恐懼。

道教是以生為樂，以長壽為大樂，以成仙永生為極樂的，這正吻合人們的第一個慾望——生存；道教是主張人要活得自在、活得舒服的，這又吻合了人們的第二個慾望——享受；既能生存，又能享樂，道教還能讓人超塵脫俗，高雅飄逸，贏得清名，

這種日子是神仙日子，這就吻合了人們的第三個慾望——精神滿足。道教打出了長生不死做招牌，因此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特別是當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感到痛苦和壓抑的時候，那種求仙訪道的熱情就更難以克制。道教那種既能免除生老壽夭之苦，又能安享塵世之樂，既能滿足心中情慾，又能活得高雅脫俗的生活情趣瀰漫開來，形成了文人士大夫生活理念的一個側面。

道教的意象與文學的意象恰好發生了契合。道教搜羅整理與創造了這些意象來勸誘人們信仰道教，而文學家們卻正好借用這些意象來編織文學之夢。

## （二）佛教

中國佛教隋唐時期已發展至極盛，形成了許多純粹中國的宗派。至中唐以後禪宗漸漸盛行起來，同時阿彌陀淨土信仰非常發達。禪宗在中唐后得到廣泛信仰的社會原因，大體因為其主張眾生是佛、頓悟成性，亦即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當時人們打破企圖壞門閥等級觀念，這正好符合發展中的地主、追求功名的官僚士大夫，強調人本身作用的價值觀念。

佛教因果報應的觀念在兩晉南北朝時代時即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主要還停留在僧眾及社會上層關於因果報應有無的爭論上，即使流傳至民間，也尚未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而隨著自隋唐之際就逐漸擴大影響的阿彌陀淨土信仰在中唐以後的廣泛流行，因果報應的觀念便深入民間，成為民間社會價值觀念的體現。

信奉阿彌陀佛的一派，主張愿生淨土的人根據社會等級的不同具有不同的修行方法。《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中把愿生淨土的人分為三輩。一是上輩，凡出家沙門，一心專念阿彌陀佛。二是中輩，雖不能出家作沙門，但能大修功德，奉持齋戒，起立塔像，皈依沙門。三是下輩，不能作諸功德，但能一心專念阿彌陀佛，不生疑惑，臨死時，梵中見佛，也得往生。認為只要念佛誦經，便能在死後進入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有的甚至認為現世就會得到報應。正是在這種淨土信仰的影響下，佛教因果報應的觀念廣泛深入民間。

## （三）三教合一之論

三教一家之說早在晉代已形成，雖然儒、釋、道三家之間偶有衝突。唐太宗雖大力提倡儒學，但以為佛、道皆可宏益教化。全唐文卷六《令道士在僧前詔》：

「老君垂范，義在清虛；釋迦遺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窮其宗也，宏益之風齊致」。

德宗貞元年間，詔徐岱、趙需、許孟容、韋渠牟於麟德殿講說三教<sup>102</sup>。柳宗元、白居易亦有相同觀點。

「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後有釋氏故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河南元生者，…悉取向之所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邪，要之與孔子同道…」

前章所舉《張佐》、《李大安》二篇故事，一為道教、一為佛教，雖然教派不同，可是其故事性質是相同的，《張佐》中所描寫的道術，可以讓凡夫俗子有傾然想學的念頭，因為具有道術便可以四處雲游、享受美景與美食，這些無一不是生活在困苦之中的百姓們心中最為期待的，而道教的逍遙也突顯出快樂的、不受約束的人生哲學；佛教的表達方式與道教略有不同，除了術法上的描述以外，它特別提出了一個思想-消災解難，由於信仰虔誠的民眾會得到佛祖等的保佑，因此他的苦難可以在夢中被化消，甚至還有延年益壽的報酬，《李大安》就是一個描述夢中治病的典型例子。拋開教派的角度而言，作者所採取的夢境方式都是以人性的弱點作為訴求，人必須經過生老病死等階段，假設有道術或是佛祖保佑，那很可能其中的幾個階段會被省略，對於芸芸眾生而言，這些省略的階段的確是很重要的，可以讓他們在不佳的生活環境下還能擁有一絲幻想與希望。

《太平廣記》一百一《邢曹進》<sup>103</sup>

曾因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

<sup>102</sup> 事見《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一《徐岱傳》

<sup>103</sup> 出《集異記》

胡僧立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餚？當知其神驗也。」…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聖人，恩威顯灼，乃若此之明征乎。

此故事宣揚佛教意旨甚為明顯，米湯可以治病是西方大聖顯現慈悲神蹟，勸化世人多作佛事、慈悲待人。

《廣記》同卷《許文度》<sup>104</sup>

…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來…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于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疾少間，策而步于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資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佛教在文人筆下成為一種觀點，就是有求必應，符合一般世俗中人要求立竿見影，立刻有效勸化力量較大。

《太平廣記》卷二十六《葉法善》<sup>105</sup>：

葉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陽葉邑，今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母劉，因晝寐，夢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故，曰：「青童引我，飲以云漿，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頷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游林澤，或訪云泉。自仙府歸還，已有役

<sup>104</sup> 出《宣室志》

<sup>105</sup> 出《集異記》

使之朮矣...

七歲亡故之後，竟然三年後平安歸來，且得神人相授法術，一生施顯神蹟，全部的因緣乃是其母懷他時流星入口，這個不平凡的遭遇而已。透露出求仙道並不需要讀太多經典或苦修，只要有資質即可，符合一般世人好逸惡勞基本人性，因之傳播道教便輕易的多。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郭仁表》<sup>106</sup>

郭仁表...因得疾沉痾，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即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為？」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

道士只要人們虔敬相待便施顯神術，人們莫不虔敬待之，在立即回饋的心態下，更可使傳教迅速，風行草偃。

## 二、界定善惡、訂定賞罰的性質：

唐朝是個社會狀況相當複雜的朝代，經過五胡亂華的紛爭後，各式各樣的人種與宗教相繼進入中國，除了原本的道教與佛教外，例如祆教、景教等都是以往沒有聽過的宗教，在混亂的善惡中，這些作者由於受到以往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必須要釐清一些規範讓人們有遵守的規則，所以在唐傳奇的故事中，許多的篇章都帶有界定善惡的性質，例如《紅線》、《李娃傳》等。當然，這些所謂的善惡多半可以獲得中上階層的認同，但是也許難以獲得中低階層的認同，因此這些作家想到了一種方式-迷信做為手腕，迷信的物質固然相當地多，但是這些物質都沒有「夢」來得重要。透過夢境的傳達，大部份的人在夢醒之後懷疑自己的

---

<sup>106</sup> 出《稽神錄》

夢到底跟現實社會有何關連與意義，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疑問，「夢」自然成為界定善惡的最好工具，由作夢的內容來解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循環，不僅可以讓中上階層的人士有警惕自我的意義，也提供給這些上位者一個控制卑下階層的動機；對卑下階層的人士來說，他們本來就是無知的、不識字的族群，只要面對一些稍做宣傳的事件就會被炒作起來而信以為真，透過「夢」這樣的寫作方式的確成為導引人心的最佳工具，《尼妙寂》、《謝小娥》、《李訴》就是典型的例子。

《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一《謝小娥》<sup>107</sup>，其父與夫做生意途中被匪徒所害。娥夢二人，流血滿身，留下隱語「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因眾人皆無法解，至瓦棺寺待高人相解，而後遇李公佐解為：申蘭、申春。小娥報仇後遁入空門為尼。此故事後來李復言又將其敷衍為《尼妙寂》。兩故事情節大致相同，均為為家人報仇，然後頓入空門的故事。然其中有關宗教的思想，成為一種解釋善惡的工具，並不是宗教宣傳的工具。比如：謝小娥落髮為尼的理由並沒有交代，只是傳達她貞潔的形象：

#### 《謝小娥傳》

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煉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君子曰：誓志不舍，復父夫之仇，節也；佣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

她雖過著勤勉的佛教徒生活，然頓入空門，只是作者表述她的與世隔絕與刻畫她的堅貞。

《尼妙寂》這則，雖然加深了與佛教的關連，但並非為宣傳教義而設。

---

<sup>107</sup> 出《續幽怪錄》

「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仇，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于君子，與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效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這兩篇故事原本就是相同的，就是用來宣導所謂善惡終究有報的思想，所以殺人者雖然巧妙地逃過短暫幾年，最後還是在善惡到頭終有報的自然循環下得到報應。

《李訴》則是透過一個愛民如子的官吏，最後升仙的善報來說明一個官員必須仁愛為懷、不可暴戾百姓的清明形象。

### 三、「溫卷」的性質：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五《韓文公薦士》提到：「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又趙彥節《雲麓漫鈔》卷八：「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贅，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

因為傳奇可以文備眾體，讀書人可以藉此獲得晉昇之機會，故使當代仕人學者仿效之，透過傳奇來做為行卷、溫卷，便成為時尚。更由於「行卷」、「溫卷」是唐朝讀書人晉身官祿的途徑，所以絞盡腦汁地創作出一些新奇的事物，寓含道理在其中，這樣的作品也比較容易獲得主考官的賞識，在我們提到的例子裡，每篇故事都是充滿幻想，極盡人間之能事的作品，因此，除了以鬼神為寫作素材外，透過「夢」的素材，同樣也可以出現多樣化的風貌，加上內容上蘊含著深沈道理，更可以為此篇文章增添價值。

## 第三節 夢預覽未來，提供力量

「夢」原本就有預知未來的力量，《寄夢錄》：「商紂夢大雷擊其首，

無何，周師入而首懸太白之旗。」又《晉書陶侃傳》：「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這些夢境的產生都提示了未來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雖然有許多都是捏造出來的，可是它們也說明了「夢」的難以預料與不可預知性質。

在唐代傳奇中，相當篇幅的故事提示到了「夢」的預言，好比前面提過的《婁師德》、《侯生》兩篇故事，它們都提到了主角的夢境種種，但是這些預言的夢境並非全部都是好的，婁師德的夢沒有讓他當到大官，侯生則是娶得亡妻的冤家，因此證明了唐代傳奇中的預言夢境並非全都是好的、對的，反而有時會有差異性。也因此我們必須將預言的夢境作個簡單的分類：

#### 一、夢境實現的故事：

所謂落實的預言夢境乃是針對主角的際遇而言，假若主角的命運順著夢境發展，那就是落實的預言夢境。在《侯生》<sup>108</sup>一篇故事中，我們發現侯生的妻子的確順著夢境進行而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因此侯生續娶時便娶了亡妻的冤家，符合侯生亡妻夢境所提示的報仇，失去親人的痛苦絕對是大於一切的，自然成為報仇的手段之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許至雍》<sup>109</sup>，許之亡妻托夢，若要相見必需準備花費三貫六百錢，而且務必找趙十四幫忙，數年之後，許果然遇見了趙，一起為其妻招魂。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煬帝》<sup>110</sup>，唐武德四年，觀文殿欲運書八千多卷至長安，監者夢煬帝不許，不久書於江中翻覆，監者又夢煬帝告之：「已得書」。因為這八千多卷書籍是煬帝大業年間所收錄珍藏。

《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七《五明道士》<sup>111</sup>王庭湊原為小將

---

<sup>108</sup> 出《宣室志》

<sup>109</sup> 出《靈異記》

<sup>110</sup> 出《大業拾遺記》

<sup>111</sup> 出《耳目記》

領，因病求五明道士卜卦，知乘旄不遠，又夢老者，請其即速離境。不久，當地果然發生兵變，而被擁為王，且歷經數代富貴臨門，如五明道士所預言。

所謂落實的預言夢境乃是針對主角的際遇而言，假若主角的命運順著夢境發展，那就是落實的預言夢境。在《侯生》一篇故事中，我們發現侯生的妻子的確順著夢境進行而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因此侯生續娶時便娶了亡妻的冤家，符合侯生亡妻夢境所提示的報仇，這也使我們發現，人竟因惡夢而憂鬱以終，得知世俗之人深信夢境會實現，命定思想之甚已到了聽天由命的地步。

## 二、夢境未實現的故事：

非落實性的預言夢境指該發生的未來遭到降及或是從未發生，《婁師德》原本可以當上高官，可是卻沒有成功，反而有所落差，作者在最後做了一個提示，那就是犯錯。

…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壽凡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案椽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

因夢入冥的婁師德窺見自己的壽命有八十五，便覺此生無憾，從此步步高昇，一心以為夢境會成真。一日陰間小吏來提，婁師德自覺陽壽應未盡，陰吏告曰：因為誤殺無罪之人，以壽償之。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張光晟》<sup>112</sup>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為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岳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

<sup>112</sup> 出《集異記》

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唯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于碑堂。忽夢傳聲曰：「喚張光晟。」迫覺甚急，即入一府署，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后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為征矣。

張光晟年輕的時候不被長官賞賜，一日他醉於神廟前，夢神示：位之丞相，天下太平。此後，屢立戰功，官位扶搖直上。後來被叛軍攏絡，成為叛軍的丞相，亂事被朝廷平定，因而被論罪，這才領悟到當年神示，都是對他的警告。

由古到今，這類型故事有一定的數量，除了把它當成不祥的夢以外，通常都是用來警惕那些官場得意的人士必須謹防身行，不要因為夢境裡飛黃騰達的預言而沖昏頭，造成錯誤而遭到貶抑。

無論是落實性與非落實性的預言，它們共同的特徵就是反應出唐代文人強烈的宿命觀點，前面說過，唐代是一個相當混雜的朝代，以政治上面來說，唐代本身的士族有著新舊間的矛盾，以鮮卑七姓（元、長孫、宇文、等姓氏）為首的關隴人士與山東五姓（崔、盧、李、鄭、王）為核心的貴族間的鬥爭造成了中唐以後政局的動盪，特別是牛李黨爭，實際上是舊有鬥爭的持續。另外，由於宦官與外戚、權臣間的問題，造成了唐代皇室內為了爭奪皇位而鬥爭，甚至因為這些關鍵將大臣間的矛盾硬分為忠、奸二型，再者，宗教方面對作家的寫作出現一定的影響，所以唐代傳奇中關於預言的夢境呈現著強烈的宿命觀點，那就是天命不可違逆的觀念，這樣的觀念可以透過《淳于棼》、《尼妙寂》等一窺究竟，也是預言夢境負面意義的影響所在。

當然，我們對於預言的夢境也不用太過於悲觀，因為這些夢境的出現或多或少也帶有著人往前走的意味存在，知道自己的未來命運以後，人就會絞盡腦汁地去避免一些不好的發展，這樣的情形可見於《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默然。內史狄仁杰曰：「鸚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后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杰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侄，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去。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文章中，由於遭逢到亂事，令武則天思考到之前的夢境並作下果斷的決定來阻止，正是預言正面意義的影響。

整體而言，唐代傳奇中攸關於預言的夢境多半為宿命論的論調，這些固然與當時的背景有關，可是最大的因素理應是「夢」的不可預知所造成的結果，由不可預知到宿命論的調調，使少數較為樂觀的篇章難已呈現力道，反而使多數篇章流於悲觀的境界，配合寫作的作者身份而言，的確是具有強烈的連接性，因為這些作者大部份本身都是不得意的，一個失意落魄的人極難要求他寫作出樂觀的作品。因此雖然唐代傳奇的預言夢境數量很多，可是確是流於宿命論的曲調。

## 第四章 唐傳奇中夢境故事所呈現的唐人生命情調

傳奇盛於唐代宗大曆年間與懿宗咸通年間，時值古文運動最為興盛的時期，文人如韓愈、柳宗元等，紛紛以散文寫作出一篇篇近似小說的傳記雜文，這種新式的古文寫作方式提供了傳奇一種適用的文體，也帶給唐代文人更多揮灑的空間，因此這些文人在承先啟後的努力下，創造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作品，如《霍小玉傳》、《鶯鶯傳》等，象徵著我國小說邁入成熟的階段。根據前文的分析，不難發現唐代傳奇的夢境故事之所以構成，乃是有一定的軌跡與用心，這些表現反映出唐代文人的社會觀、宗教觀以及人生觀三方面，這些觀念乃是構成生命的三大要素，所以我們將透過以下的章節分析唐代傳奇的夢境故事中所呈現的唐人生命。

### 第一節 命定的人生觀

在六朝的志怪小說中有許多描寫鬼神精怪、奇珍異寶、因果輪迴、神仙方術的篇章。唐朝建立後，由於佛、道教盛行，因此唐代文人沿襲著六朝志怪的軌跡，將原本的短篇筆記小說演化成長篇華麗的文辭，寫出大量以佛、道思想為主軸的作品，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杜子春》等。唐代傳奇的夢境故事中，自然地不免會雜入許多的宗教思想，可是這

些宗教的思想不論是佛或道教，終究是流落於所謂「命定」的觀念中，舉例而言，佛家講究來生與輪迴，不求今世的發展，企盼來世的發達，最終的目的乃是為了安慰人心，畢竟人死後雖然會遭遇到審判，可是對於活人而言都是消極的想法與觀念；道教亦是如此，道教妄想長生不老、羽化登天，甚至要求做到清靜無為的天人合一境界，這些都是消極避世的觀念。所以，只要唐代傳奇牽涉到佛道的夢境故事，這些根深蒂固的觀念絕對是存在的。沈既濟的《枕中記》乃是充滿道教思想的作品，文章的末尾有著如此的描寫：

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于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沈既濟本身為官場浮沈的過來人，因為楊炎的推薦而擔任右拾遺史館修撰，貞元間，隨著楊炎的貶官而流放到處州司戶參軍，後又入朝任吏部員外郎，所以他對於朝廷中的鬥爭等等瞭若指掌，在末尾的數句話中，雖然可以看出作者對於人生如夢的體驗，但也連帶性地進入了「命定」的境界，盧生一覺醒來之後，對於所謂的榮華富貴、得喪生死全部一眼看空，失去了一個積極求進的動力，這正是「命定」的心理作祟，更是道教避世觀念的闡釋，盧生雖然落魄，但是其宦途不見得會因此而打折，夢境過後立刻就對於仕宦失去意念，明顯地把作者心中那種無助與消沈的意志表露無遺，這正是中國文人數千年以來難以擺脫的宿命論。

相同的例證見於李公佐的《南柯記》中，在立意與藝術手法上，此篇與《枕中記》極為類似，但是作者的思想卻有所不同。沈既濟崇道，李公佐佞佛；作品中的主角一為知識份子，一為將門之後、游俠之士；背景也因為政治環境不同而有所差異，可是它們在故事的結局中，卻表現出相同的際遇，《南柯記》末尾提到：

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后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但是主角的喪氣已經是儼然可見，也失去了決意仕進的心志，最後藉由棲身道門作為餘生的苟延。又如蔣防《霍小玉傳》中，也是做了宿命的安排，在文章中間有下列的文辭：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證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后，當死矣。」

霍小玉尚未見到李十郎時，便已經斷定自己的死亡，失去了求生的意念，這樣的寫法雖然增添了幾許惆悵的感覺，卻也無形中點染了「命定」的思想，由此可知，不論是道、佛的思想或者是其他的思想，唐代傳奇的作者都習慣於把夢境故事歸於宿命的論點中。

這樣的寫法雖然灰暗，但是卻反映出這些文人的現實狀況，基本上，不論是沈既濟、李公佐，甚至蔣防，這些文人在唐代可算是屬於不得志的一群，事業上的挫敗，加上傳奇文體的盛行，這些文人很自然地將自己的一切寫入故事之中，就現實而言，《枕中記》的文末的體會：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等等，應該與沈既濟現實人生有的感觸有關。根據考證，楊炎於德宗大曆十四年（建中元年的前一年），被拔為相，而於建中二年十月就被懷疑與藩鎮密謀有謀叛可能而被貶崖州，未到崖州就病死了，曾被楊炎提拔為國史編修沈既濟想必心中頗有感觸，加上建中二年六月集福祿壽考於一身的郭子儀過世，眼見他一生事功彪炳又受皇帝愛戴，死後得到皇帝的哀哭，就是再隆重的場面，又能帶走什麼？而沈既濟因楊炎的牽連，不久也被貶為司戶參軍，一連串的人事更迭，終於將自己的感觸寫於枕中記中。<sup>113</sup>

所以沈既濟的《枕中記》中最後歸於黃粱一夢，關鍵也在於提醒自己遵從命運的安排，所以再怎樣不得志，仍然要安於命運的安排，李公佐的《南柯記》也是如此，文中借用李肇的筆墨讚嘆說：「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短短十六個字道盡人世間禍福窮達瞬間便幻的道理，除了作為故事來看之外，關鍵應該還是在於作者希望自己接受命運的安排，不要妄想登天發達，避免在炎涼世態間浮沈；蔣防的《霍小玉傳》對於這方面的消沈更為嚴重，故事中不但批判了當時嫌貧愛富的文人心態，也給予「命定」更為沈重的感覺，霍小玉夢中的意境，強調著階級不同而造成的隔閡，畢竟身份地位的不同，其所生活的環境也會有所差異，因此二個世界的人是不容許有著一起的日子，除外，霍小玉不去爭取

---

<sup>113</sup> 據王夢鷗先生的說法，沈既濟一生似乎沒有寫詩，而且也沒有人送他一首詩，他還曾寫過幾篇批評詩賦取士的文章，可以斷定他對於有韻之文沒有興趣。故以《枕中記》來發洩富貴破滅的感受。

自身的幸福，自認自己難以與李十郎相配，反而以死明志，正反應當時妓女身份的卑微以及對於命運的屈服，也因而必須仰賴更強大的力量來導致李十郎悲劇的下半生，這種借用超自然力量的表現，正顯示出人們對於自身力量弱小的默認，更表現出人類認命的心態，從這個故事中，蔣防對於人世間的失望可想而知。

透過上述種種的分析，我們可以發覺，傳奇小說中命運之神似乎無所不在，命運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不能以人力創造或改變的。強如虬髯客者，亦不得不聽由天命的安排，其他的亂臣賊子該引為借鏡，絕不可輕舉妄動。韋固反抗天命，爭取婚姻的自主權，不惜殺害姻緣簿上註定匹配的女孩，然而，命運的安排卻相當巧妙，最後仍與那額上留下疤痕的女孩結成了連理，終擺脫不了天命。又，李益因負情變心，遭到家庭失和的報應。這些的夢境故事中無形中反映出唐代文人在命運上的屈服與挫折。除了自身的不得志外，社會上的混亂與紛爭更是造成命定觀點成為唐人面對生命的哲學。在命已天定，人無法改變現實，莫可奈何的情況下，人們大多消極接受面對，很少作積極沈痛的抵抗，用生命做人生最大也是最後的反擊。

## 第二節 極具幻想性質的宗教觀

唐代社會中，人民的思想相當自由，所以宗教在唐代是相當盛行的。道教由於教祖為李耳，所以飽受皇帝的喜愛，除給予道士、女冠子在法律上的特權外，甚至唐玄宗都親自為《道德經》加上註解，《太平廣記》中列為《神仙類》的故事中，有相當的數量為唐代文人所創作的；另外，由於唐代高僧玄奘由印度取回大量佛經，其後又有義淨的西行學習梵文，這些佛經的翻譯對於其流傳具有相當的貢獻，加上唐太宗親自為玄奘的譯經寫下《大唐三藏聖教序記》以及武則天的大力倡導，佛教成為平民百姓的共同信仰，中唐以後，宣揚佛教故事的說唱變文儼然為百姓間餘飯後的唯一娛樂，也讓文人從佛經故事中得到許多創作的啟示，如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等觀念，這些題材變化繁複，對唐代傳奇來說無異於一座寶庫，所以《太平廣記》一書所收容的唐代傳奇中，佛教思想的影子相當地深遠。

《張佐》與《李大安》乃是這類例子中的代表作品，《張佐》透過神仙軼事的描述，道盡仙鄉中生活的種種，文中提到：

頭才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

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為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從吾游，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

由上面的引言中，可以清楚地發現故事中的童子大小只有二、三寸左右，這種神奇敘述表現出神仙的難以捉摸與多變化的特質，更打破了仙界的刻板觀念，那就是不一定要飛天方能與神仙接觸與感應。又如張文成的《遊仙窟》描寫文人自己與仙女間的奇遇，給予神明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也提供良好的素材給後世描寫人神相遇的作品，那就是「情」與「慾」，因而在這類故事中，不論是男仙或女仙都可以與凡人交相感應，發生情感與身體上的接觸，再發展出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當然地這些極具幻想性質的神仙題材給予文人更大的發揮空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題材都是虛幻、不著邊際的，由於沒有人可以提出例證來證明神仙是否存在，所以作者無窮盡的想像使唐代傳奇的文章有著超乎自然與人生的筆觸。

另外，《李大安》乃是敘述佛祖拯救性命的傳奇文章，早在六朝志怪小說中，就已經有不少「輔教之書」，如王琰《冥祥記》與劉義慶《宣驗記》等，以志怪作為宣傳佛教的習氣，在唐代中更為嚴重，所以，故事中的主角李大安因為篤信佛教，其殺身之禍不僅閃避而過，甚至佛祖還降臨為之治病，文中提到：

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為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為造一佛，初成，以彩畫其衣，有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于是嘆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

「信佛、敬佛、念佛者必有善報」的觀念在此篇文章中一覽無遺，對於平民百姓而言，的確是具有強大吸引力的作品。諸如此類的傳奇故事甚多，《法苑珠林》傳記篇雜集部中著錄唐臨所寫的《冥報記》與《新唐書 藝文志》丙部小說家類中著錄張荐所寫的《靈怪集》正是此類傳奇故事的集大成者，它們千篇一律地描述著佛祖拯救世人與毀佛所得到的報應，甚至宣揚著「不吃葷」、「戒殺生」的觀念，因為善惡終究有報，所以在描寫的題材上，文人可以任意想像故事中的人物遭受的厄運以及神明的關愛，雖然故事的思想粗糙淺顯，但是想像的空間確是無限的。

整體而言，神仙素材與佛教的觀念帶給唐代傳奇的夢境故事一個發揮的機會，神仙素材與佛道觀念的運用乃因佛道經典流通的影響，仙山、神女、神島、淨土、胡僧．．．均是傳奇中常見的名詞，不過這些名詞承載的，可能是作者變造過的意象，或者假託其名來增加奇異情節，比如：《遊仙窟》<sup>114</sup>一文中，妓女美化為仙女，歌樓酒榭亦言為仙窟，或卜卦之人託名為胡僧，普通的山言之為仙山，除了想像力的運用外，亦使文章增加奇幻色彩，亦即令人耳目一新。

利用夢境來傳達人與天之間的感應與反省，正是唐代文人寫作的重點。而夢境被利用的重點，理應在於這類型的多變題材乃是神秘且不被證實的，夢也是具有這樣特性的物件，拿來搭配使用自然成為大作文的好機會，也因此唐代傳奇擺脫了六朝志怪的藩籬，在結構上與藝術上取代六朝志怪而成為小說中的佼佼者，更為後代的小說、戲曲提供改寫的基礎。

### 第三節 情緒混亂緊繃的社會觀

傳奇盛行的年間，正符合唐朝漸漸衰退的的時刻。進士為唐朝社會的新興階級，雖然才高八斗，但是缺乏社會與政治背景，玄宗之後，舊有士族的力量逐漸恢復往日的風采，二者之間產生了極大的矛盾與衝突，也因此產生了所謂的「牛李黨爭」，除此之外，唐代中期以後，藩鎮跋扈，各據一方為王，且相互攻擊，培養死士來對付異己，並壓榨人民生活的一切，在這些複雜的環境下，傳奇成為心靈抒發的重要關鍵，因為故事中的仙、佛、豪俠、鬼怪等形象給予人民無限的想像空間，藉由因果報應、復仇等

---

<sup>114</sup> 張文成著《遊仙窟》，汪辟疆編入《唐人傳奇小說》，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10月，頁19-36

題材，可以對社會的不滿情緒找到一個發洩的對象，讓這些權貴人士在故事中獲得相對式的報應等。

唐代娼妓與進士之間的戀愛常見於記載之中，但是其結局多半為悲劇，因為這些新興的進士階級多半出身寒微而缺乏政治背景，必須娶世家門第的女兒以提高身份，換取未來政治上的發展與前景。劉餗《隋唐嘉話》提到：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又《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中提到：

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皆稱禁昏家，益自貴。……」

所以舉凡姓李、王、鄭、盧、崔皆為海內第一流的門第，《霍小玉傳》中的李益雖然愛戀小玉美色，但是終究還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拋棄了小玉而與盧氏結婚，造成小玉的悲逝，正說明了讀書人為了利益而罔顧他人權益的社會情況，又沈亞之《秦夢記》中提到自己與秦王之女弄玉間的情感，這種期待攀龍附鳳的婚姻對當時讀書人而言，的確具有即為誘人的吸引力。

相同的例子尚可見於《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中，故事中的盧生與淳于棼各娶了清河崔氏與金枝公主，因此兩人的際遇便有如騰雲駕霧地由窮轉富、由落魄到發達的至樂境界，這樣的夢想對於士人而言，好比羽化登仙般地難得，諸如此類的故事尚有《櫻桃青衣》等，皆是一個夢、一種幻想，所以作者巧妙地利用夢境的虛無加以渲染，並且誇大地詮釋著那種榮華富貴的生活情形，這樣的心態，前文提到那是一種企羨卻又帶有酸意的表示，因而這些夢境到最後都被戳破了，證明了階級的存在仍為唐代社會最大的問題。

除此之外，這些藩鎮與貴族魚肉鄉民的作法也在傳奇中一覽無遺，《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八引《玄怪錄》的《齊推女》便是典型的例證，文中提到西漢鄱縣王吳芮的肆虐於人間，殺害已經有孕的女子，其文如下：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后東閣中。其夕，女夢

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床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

吳芮雖為已死的鬼魂，但是仍然雄霸一方，連老弱婦孺都不放過，造成齊推女的慘死，這樣的案例在唐代實為繁複，吳芮的跋扈，其實乃是用來形容唐代藩鎮與貴族的殘暴，欺壓身份低微的平民百姓之最佳表證，《太平廣記》卷四十四《田先生》中所述亦與此篇大同小異，同一故事有二個版本的出現，證明這樣的故事流傳的區域相當廣泛。又李公佐《謝小娥》中提到小娥為父親與丈夫報仇的故事，雖然殺人者為強盜，實際上作者乃是別有用意，文中提到：「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如果這些強盜不是與那些官府勾結，又哪來千萬不白家產而不為官府所查緝？所以李公佐藉由故事中的情節，說明了當時的高官貴族與強盜土匪毫無差別的行徑，更透過小娥的作夢、解夢以及復仇的過程對於當時的權貴一個警惕；又《玄怪錄》卷二《崔環》提到崔環因病遊歷陰間的情形，其中云：

…環直逼石前看之，軍將指之云：「曹司法嚴，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來閑看！」人吏競來傳問，環恃不對，軍將怒曰：「看既無端，問又不對，傍觀豈如身試之審乎？」敕一吏拽來鍛之……」

文中崔環自恃為其父為判官，對於低階的軍將之詢問不理不睬，終究遭到痛苦，而軍將的糊塗與跋扈也從之可得一窺。由此看來，可得知中唐以後這些所謂的權貴那種不可一世的墮落與囂張，也無怪乎許多文人藉由故事作為發洩的管道來闡釋所蒙受的委屈與不平。

因為行卷之風盛，為求仕進，莫不勉力設想情節新穎、文思沛然的傳奇，以便使溫卷之後博得青睞，避免投入「苦海」及充作脂臘<sup>115</sup>。患得患失的心情，亦足以令其情緒緊張。而此風所及，甚至連成名的文士，往往也將其作品投獻於顯貴之前，以得名譽或攀名流，連韓愈也曾有矛盾的

---

<sup>115</sup> 唐摭言卷三：「鄭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獻文舉動<sup>116</sup>。科舉制度間接造成人格的喪失，影響可謂不少，加以文士既以利祿為貴，勢必依附權貴，成其羽翼各有所托，各成朋黨。德宗年間，以王叔文為太監門閥的鬥爭，以及接下的牛李黨爭，再再顯現熱衷仕進的人，只得攀附權貴。

整體而言，唐代傳奇的確反映出文人在當時情緒緊繃的社會中那種危若累卵的感觸。他們以沈痛的心情描寫權貴間的爭鬥與唐代的日趨沒落，表達人民對於權貴的不滿以及寄望神佛制裁壞人的心情，所以李益在故事中呈現出近似瘋狂的猜忌舉動而導致婚姻失敗，謝小娥透過神明於夢境的指點而成功地為家人報仇，齊推女最後還魂而吳芮遭到誅戮，這些結局不僅帶給廣大人民心中的安慰，更給予當時權貴最深的諷刺。正因為這樣的作品成功地反映出民意，是故後代的小說戲曲多有以此為題材而加以改寫，證明了百姓在專制時代裡面對於貴族的那種敵視與輕蔑的感觸，但又期望自己晉身為權貴的矛盾心態。

---

<sup>116</sup> 根據韓愈的順宗實錄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介意；及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李實既是這樣卑鄙殘暴之人，而愈又曾言其「赤心事上，憂國如家」的忠臣，還曾獻文兩卷，「以為謁見之資」（文集卷二上李尚書書）。

## 第五章 結 論

宋 洪邁云：「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唐代傳奇的作品象徵著中國小說發展上的成熟，更代表著中國文學史中唐代古文運動的成就。大致上而言，唐代傳奇的出現不外乎受到古文運動、社會習俗以及宗教文化的影響，葉慶炳先生於《中國文學史》一書中提到：「當時古文加以散文宣傳聖人之道，而小說家則以散文寫作聖人所不語之『怪、力、亂、神』之類傳奇故事，兩者相映成趣，然韓愈之《圜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柳宗元之《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均為近似小說之傳記雜體，由此可見小說家與古文家之間必互有影響。」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說，古文家如韓、柳等人給予唐代傳奇的關鍵，應該在於提供適用的文體-散文，因而唐代傳奇的作者可以利用這種形式內容遠勝駢文的文體加以抒發創作，更可以寓韻文於散文之中以增添閱讀上的變化與新奇，由另一方面而言，由於創作篇幅的大幅增加，也無意中促進了古文運動的推行；社會習俗方面，唐代以科舉取士，由於武后之後糊名制度漸廢，因此出現許多弊端，例如「溫卷」等，特別是中唐以後，柳宗元《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云：「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誇麗、務富厚。……」可見當時傳奇這種可兼容詩、議論、敘事的文章不僅投考官之所好，甚至可以表現個人才華，是故牛僧孺編寫《玄怪錄》、段成式撰寫《酉陽雜俎》等，無非不是希望藉由一書之力以獲得名聲與祿位。

除此之外，階級間的通婚與朝代興衰的感觸也是傳奇發展的社會因素之一，唐代文人藉由一篇篇描寫婚姻的文章來表達當時對於男女戀愛的觀感，特別是進士與妓女間的悲劇情節，反映出唐代文人輕薄的個性與嫌貧愛富的社會風氣，所以文人為了自身的富貴起見，可以毅然決然地拋棄自己所愛的人而投入世家貴族的懷抱當中，不僅造成多少辛酸心碎的孽愛，更使這些低賤身份的女子飽受摧殘。安史之亂過後，唐代由盛世急轉直下，整個往日榮華與不可一世的富庶轉眼間都成灰飛湮滅，所以傳奇中不免雜入了對當時繁勝的依戀與憧憬，特別是唐代盛世時，文人優遊於皇

帝、貴族們之間的那種安樂、富裕、自在的生活，讓中、晚唐不得志的文人們感到眼紅與悲哀，是故傳奇中的故事中道盡興盛與衰落間的差異，也道盡唐代人事滄桑的宿命與憂鬱。

在宗教文化方面，由於皇帝的提倡道教與民間的崇信佛教，使道士、僧侶之流的人物一時充斥社會，特別是唐玄宗，他極力讚揚道教，使隨侍的葉法善、羅公遠、張果等一行人被捧上了天，成為人間景仰的對象，也讓後世文人幻想出一齣齣精彩絕倫的神仙傳奇，更訴說出唐代文人對於神仙生活的企慕與寄望，另外，佛教雖然也有許多法術變化上的描寫，但由於傳送者多為民間百姓，因此傳奇中有關於佛教的部份最多的還是屬於因果循環、輪迴報應的說法，一方面可以控制百姓的思想，讓執政者可以更好控制群眾，一方面則是藉由文人心中的善惡去衡量百姓的對錯，給予百姓一個依循的目標，不論是道教或是佛教，它們都帶來唐代傳奇一種新的風貌與生命，讓幻想與神話緊結於人心之中，在這些影響之下，後世諸如《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小說都成為這種寫法下最為成功與膾炙人口之作品。

歷代對於「夢」的產生具有相當分歧的觀念，《周禮 春官》以之作為吉凶的占卜；《靈樞經》云：「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臟，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認為「夢」的出現與身體的五行不調有所關係；《叔苴子內篇》云：「人之想念可以役使血氣造作夢境，……」又以為那是人的思念所造成的結果，綜上所述，古人對於「夢」的形成與否基本上是沒有一定定論的，漢代陰陽五行思想充斥以後，「夢」漸轉為一種預言與推論，所以王符《潛夫論》中將夢分為十類以定事之終始、《周宣夢書》以之作為來事之定驗等，「夢」開始成為人們依賴、印證未來的媒介物。

唐代傳奇中比較特殊的題材應該可以說是「夢」，「夢」的出現不僅包含了當時社會習俗的反應，更具備宗教上的意義與古文創作中的鋪敘陳述性質。吳志達在《中國文言小說史》中提到：「作家寫夢幻，是有意識的精神活動，是想把現實社會或人生歷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作家的經歷與理想、願望，通過夢幻的形式曲折地表現出來。夢幻意識的流程，是

完全由作家主觀意圖控制的，作家借助於夢境描寫，發洩某種情緒，或滿足某種欲望。」這樣的說法表達出唐代傳奇中有關於「夢」方面的描寫之種種問題，透過傳奇中夢境的分析，當然可以瞭解唐代文人內心世界的一切。

由論文中所列舉的例證中，對於唐代傳奇的夢境加以勉強分類，依照故事情節中的取向來決定夢境類別，可是「夢」不是單純的，所以每一個類別中都會包含有其他類別上的隱喻意義存在，這樣的情形代表了「夢」的多樣化與變化性質，也證明了唐代文人在飽經人事滄桑與歷練下那種徬徨無助的孤立感。《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正是唐代傳奇中夢境故事的標準實例，兩者間都含有極深的宗教意味，一為道而另一為佛，故事中的主人翁皆在夢中完成他們人生中最為爽快的大事，如當大官、取美妻、享名聲、子孫滿堂等等所有文人企盼的夢想，但是兩個夢境在最後都回歸到現實的侷限，那種榮華富貴的夢想反映出唐代的社會價值觀念以及風氣習俗上的問題並且影射著唐代盛世那種富庶繁華的生活，但夢醒時分卻又反映出唐代中期以後那種蕭條、失意落寞的文人生活，兩者間的對比相當具有諷刺性與警示性，這樣的表現不僅造就二篇文章的價值，更成為唐代傳奇的典型代表。

文人以「夢」為基礎的寫法成功地造就一篇文章，由虛幻到現實、由得意到失意、由成功到失敗，除了「夢」以外，人們是不可能在瞬間可以享受到如此變化的震撼，正因為這種落差得出現，相對而言就是成功的對比形象，有對比形象的出現，故事的情節就會出現高低潮的情緒起伏，達成中國戲劇美學中那種「悲喜劇」的創作要旨，一悲一喜之間，唐代傳奇儼然如同戲劇一般，給予讀者無窮之想像。

「夢」的發揮固然成為唐代傳奇創作上的基礎，但是我們也發現這些傳奇的基本面都是屬於灰色層面的，整體而言也就是近似於悲傷的層面，這樣的寫作方式固然與當時唐代衰落的因素相關外，文人身份背景理應免不了干係，這些文人如李公佐、沈既濟等人都非是當時顯赫一時之官員，加上宦途上的不順暢與不得意，自然會影響到故事的進行，藉由「夢」的幫助，可以將自己心中的不滿隱化，一方面避免仇敵的陷害，一方面又隱喻「微言大義」的要旨，這種有意的創作方式是值得我們多加注意的。

所以「夢」的出現，雖然帶給唐代傳奇可以發揮的空間，但是相對於作者身份而言，卻是「宿命」、「悲觀」等負面物質的抒發與累積，也可以說，唐代傳奇反映出中、晚唐文人在生活上的不安適與不確定感，甚至反應唐代走入歷史的無奈。

傳奇小說離不開民間固有的文化教養環境，也離不開知識份子理性的宇宙價值時，二者結合起來可算是傳統社會文化的一大突破，為民間再度注入了豐富的抽象精神系統，更加穩固了一般百姓的文化心理與思想基礎。如此，傳奇小說經由世俗性的宣講，成為民間宗教的主要義理教科書，等於為民間的各種雜亂的精神文化系統，進行了一次大的集成與統合，再經由故事更深入到民眾生活之中，成為其主要的精神觀念。

傳奇小說由行卷的功利目的出發到多方展現才華的創作，其價值不只限於文學或藝術，可以擴張到哲學或文化上，投映出了具有民情風俗的民族意識，或為民眾集體心理的精神指引。

1. 哲學上的包括：宗教上的爭鳴、面對鬼神的態度。
2. 精神上的：成仙成佛的盼望、士人與娼妓間不對等的情愛、黨爭與藩鎮割據造成複雜的情緒。
3. 文化上的：夢幻主題成為時尚文風。

傳奇小說在文學史上，因此燦爛而輝煌。

總而言之，唐代傳奇對於當時唐朝政治的興衰作了最佳的詮釋，而這些詮釋又因為政治上的考量而有所隱晦，「夢」的題材給予不得志的族群一個借題發揮的機會，一方面展示他們優異的創作才華，另一方面又給予這些文人一個避風港，躲避政治上的迫害等，在社會種種複雜的因素下，這樣的作品呈現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沈重心態，所以傳奇中出現的「成仙」、「避世」、「報應」、「輪迴」等素材，皆是文人們在這個沈重的環境下的無奈與失意，就心理層面而論，夢是潛意識的抒發，也就是不滿足面的揮發效應，文人在傳奇中提到「夢」，並在傳奇中作「夢」，甚至在傳奇中完成「圓夢」與「夢碎」的表態，其實正是唐代社會最為寫實的層面，所以「人生如夢」一句話正是唐代文人創作傳奇

的最佳寫照，也道盡唐代文人的滄桑與無奈。

## 【參考書目】

### 古書專著(依古書著作年代)

屈萬里：《詩經釋義》，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 77 年 5 月第三版。

劉逢祿撰，王雲五主編：《尚書今古文集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2 年 12 月初版。

阮元校勘，楊家駱主編：《十三經注疏(三)--周禮》，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67 年元月再版。

阮元校勘，楊家駱主編：《十三經注疏（五）-- 禮記》，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67 年元月再版。

李宗同註譯：《春秋左傳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2 年 5 月初版，73 年 10 月第六版。

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啟明書局印行。

楊家駱主編：《爾雅注疏及補正附經學史》，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第十六冊，世界書局，民 62 年 12 月再版。

程頤：《易程傳》，文津出版社，民 76 年 6 月再版，79 年 10 月二刷。

班固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中國學術類編，鼎文書局印行。

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鼎文書局印行，民 76 年 11 月第九版。

劉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中國學術類編，鼎文書局，民國 65 年 10 月初版。

歐陽修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中國學術類編，鼎文書局，民國 65 年 10 月初版。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中國學術類編，鼎文書局，民 64 年 6 月初版。

《老子探義》，王淮註釋，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8 年 1 月初版，77 年 1 月第八版。

尹喜：《官尹子》，百部叢書集成之十子彙，明萬曆周子義等輯刊，民 54 年藝文印書館影印。

《新譯莊子讀本》，黃錦鉉註譯，三民書局，民 63 年 1 月初版，81 年 9 月第十一版。

《墨子今註今譯》，李漁叔註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3 年 5 月初版，69 年 8 月第四版。

《荀子集解》，王先謙集解，藝文印書館印行，民 66 年 2 月第四版。

王充：《論衡集解》，世界書局，民 64 年 6 月第四版。

王符：《潛夫論》，世界書局，民 64 年 11 月第三版。

許慎撰，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民 63 年 9 月初版，75 年 10 月增訂第二版。

牛僧孺、李復言：《玄怪錄 續玄怪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78。

王汝濤編校：《全唐小說》，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

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民 71。

袁郊：《甘澤謠》，北京：中華書局，1985。

高彥休：《闕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康駢：《劇談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2。

陶宗儀編：《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2。

曾慥編：《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裴鉞著，周楞伽輯注：《裴鉞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鄭還古：《博異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魯迅：《唐宋傳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

薛用弱：《集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鍾輅：《前定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2。

李昉：《太平廣記一至四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 5 月再版。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世界書局，民國 52 年 4 月。

蒲松齡撰，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上海古籍出版社，民 67 年 4 月。

劉熙載撰：《藝概》，金楓出版社，民 87 年。

## 專書

丁文俊等編：《占夢術注評》，雲龍出版社，1995年9月。

王明：《道家與道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

王校廉：《神話與小說》，時報出版社，1991年11月。

王校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聯經出版社，1985年。

王元明：《佛洛姆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學》，遠流出版社，1990年12月。

王夢鷗：《唐人小說概述》，台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下》，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初版。

王夢鷗：《中國古典論叢（冊三）- 神話與小說之部》，中外文學月刊社，1985年3月。

王國良：《搜神後記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6月。

王國良：《唐代小說序錄》，台北嘉新研究論文，1979年。

王國良：《神異經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3月。

王國良：《六朝志怪小說考論》，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11月。

王溢嘉：《聊齋搜鬼》，台北縣，野鵝出版社，1989年9月初版。

王溢嘉：《夜間風景》，台北縣，野鵝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六刷。

王佩琴：《紅樓夢夢幻世界解析》，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

中華書局文史知識編輯部：《道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1刷。

平野顯照，張桐生譯：《唐代的文學與佛教》，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87年5月。

江增慶：《中國文學史》，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01年7月。

朱沛蓮校訂：《唐人小說》，遠東圖書公司，1996年元月。

妙摩、慧度：《中國夢文化》，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1月。

李慶：《中國文話中人的觀念》，學林出版社，1996年9月。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7月。

李劍國：《唐五代志傳奇序錄上、下》，天津南開大學，1993年。

束忱、張宏生注譯，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4月初版。

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10再版。

林辰：《神怪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

林辰、徐行：《夢幻系列小說》，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孟瑤：《中國小說史》，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元月新版。

金建人：《小說結構美學》，木鐸出版社，1990年9月。

吳康：《中國古代夢幻》，台北市，萬象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佛洛伊德著，賴其萬 符傳孝譯：《夢的解析》，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2年10月。

佛洛姆著，葉頌壽譯：《夢的精神分析》，志文出版社，1986年2月再版。

洪啟嵩：《夢中修鍊- 最好的命運改造之書》，台北市，全佛出版社，1996年1月初版。

恩傑瑞 (N.Gregory Hamilton) 著楊添圍、周仁宇譯：《人我之間- 客體關係理論實務》，台北市，心裡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里仁出版社，1995年7月。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台灣商務出版社，1996年6月。

姚偉鈞：《神秘的占夢》，台北市，書泉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

高桂惠：《唐人小說中的辭賦風貌》，收於《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1991年7月。

郭玉雯：《聊齋誌異的夢幻世界》，學生書局，1985年7月。

郭紹林：《唐代士大夫與佛教》，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

恩斯特、卡西勒：《人論》，桂冠圖書公司，1994年10月。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陳美英等：《中華占夢術》，文津出版社，1995年元月。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讓》，久大文化出版社，1990年5月。

尉天聰：《唐傳奇主題研究》，台北市，天一出版社。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 - 先秦兩漢部分》，光明日報，1993年5月初版。

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8月。

楊健民：《中國夢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

楊義：《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3年5月。

楊子堅：《中國古代小說史》，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月6版。

莊嚴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文學欣賞全集第四十一冊- 短篇小

說》，台北市，莊嚴出版社。

鄭師志明：《神明的由來》，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7年10月初版。

鄭師志明：《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7年6月初版。

劉文英：《中國古代的夢書》，中華書局，1990年10月1刷。

劉文英：《星占與夢占》，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市，台灣商務印刷館，1994年5月2版。

劉大杰：《校訂本中國文學發達史》，台北市，華正書局，1998年8月版。

劉燕萍：《愛情與夢幻—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初版。

鄭志明師：《中國文話與宗教》，學生書局，1992年9月。

鄭學檬、冷敏述主編：《唐文化研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1刷。

路先·列維--布留爾，丁由譯：《原始思維》，台北市，商務印書館，2001年2月初版。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市，學生書局，1986年12月增訂。

溫天、黎瑞剛：《夢、象、易：智慧之門》，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3年10月初版。

榮格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縣，立緒出版社，1999年8月初版。

臺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學》，收於《論唐代士風與文學》，台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92年7月初版。

樂蘅軍：《從荒謬到超越》，台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初版4刷。

葛兆光：《想像力的世界》，北京，現代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羅伯（Robert H. Hopcke）著，蔣韜譯：導讀榮格，台北縣，立緒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

蕭兵：《古代小說與神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衛紹生：《中國古代占卜術》，谷風出版社，1993年6月。

薛慧琪：《六朝佛教志怪小說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2月。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里仁書局，1999年元月。

龔鵬程：中國文學裡神話與幻想的世界—人文創設與自然秩序，收於龔鵬程、張火慶：《中國小說史論叢》，台北市，學生書局，1984年7月初版。

龔鵬程：唐傳奇的性情與結構，收於龔鵬程、張火慶：《中國小說史論叢》，台北市，學生書局，1984年7月初版。

## 學位論文

朱文艾：《唐人小說中的夢》，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

江蓮碧：《先秦夢徵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1年7月。

李素娟：《唐人小說中變化故事之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金鐘聲：《唐傳奇作品主題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8年6月。

康韻梅：《六朝小說變形觀之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6月。

陳桂市：《幽明錄宣驗記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6月。

許曼婷：《太平廣記中的夢兆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元月。

張曼娟：《唐傳奇之人物刻劃》，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

黃銘亮：《先秦兩漢間夢的類型與意義 - 中國古代夢的迷思》，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6月。

賴雅靜：《六朝志怪小說中的死後世界》，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7月。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變化題材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他界觀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6月。

## 期刊

王溢嘉：《生命之樹·幻想之花 - 從精神分析看夢與文學的構想》，聯合文學，1992年元月頁27-34。

王夢鷗：《枕中記在唐傳奇中地位的再認定》，台北市，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1年3月第1卷第1期，頁10-16。

王緯甄：《唐人小說中的婚姻命定觀》，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問學集1993年5月第3期，頁76-92。

方介：《從唐人小說看唐代士子的人生態度(上)(下)》，台北市，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23卷1-2期。

吳季羣：《唐人傳奇的創作方法及特色》，彰化市，古今藝文雜誌社，2001年2月，頁39-46。

俞兆平：《夢在中國文化之中》，台北市，聯合文學，1992年1月第8期，頁18-41。

翁成龍：《唐傳奇的宿命觀初探》，台中市，台中商專學報第26

期，1994年6月，頁399-433。

涂宗潔：聊齋誌異夢境故事初探，台中市，中國文化月刊，1999年6月第231期，頁100-120。

倪豪士：「南柯太守傳」、「永州八記」與唐傳奇及古文運動的關係，台北市，中外文學，1987年，第16卷，第7期。

倪豪士：「南柯太守傳」的語言、用典、和外延意義，台北市，中外文學，1988年，第17卷，第6期。

陳少芳：唐代傳奇中的娼妓形象，台中市，中國文化月刊，1998年12月第225期，頁95-119。

陳遼：唐人小說中的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頁13-16。

陳遼：論我國古代小說中的宗教，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2期。

梅家玲：論「杜子春」與「枕中記」的人生態度，台北市，中外文學，1987年5月第15卷12期，頁122-133。

傅錫壬：唐代門第制度下的愛情悲劇 - 以三篇小說為例，台北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1993年8月。

傅錫壬：唐人筆記小說中「牛李傳聞的解析」，台南市，中國國學，1983年，第11期。

葉慶炳：唐代六大傳奇，台北市，文學評論，第9期

熊道麟：左傳城濮之戰前兩個夢的解析，興大中文學報第七期，1994年1月，頁231-246。

熊道麟：左傳中與晉景公有關的三個夢解析，興大中文學報第八期1995年1月，頁269-284。

熊道麟：從左傳中的桑田巫看春秋時期的專業解夢人，興大中文學報第九期，1996年1月，頁329-340。

熊道麟：結草報恩--左傳中一則報恩夢的文化省思，第十二期1999年6月，頁117-128。

熊道麟：倩女離魂與元雜劇的夢，嶺東學報第十二期，2001年4月，頁343-359。

鄭明嫻： 《紅樓夢》中的夢 ，聯合文學，第八卷，第三期，  
頁 35-41。

鄭師志明： 唐代傳奇中的夢 ，鵝湖月刊第 16 卷第 10 期總號  
190，1991 年 4 月。

劉靜敏： 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搜神記，焦湖廟》故事之探討 ，  
台北市，史博館學